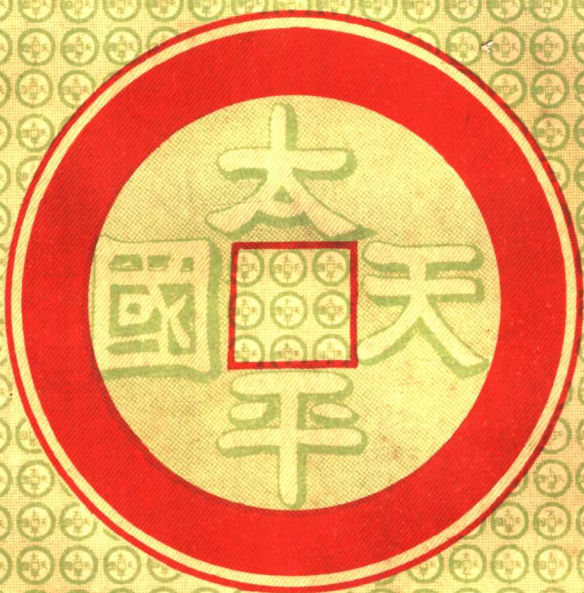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書局印行

序

太平軍一朝。延祚至十四載。撫臨中國三分有二之天下。有人民。有領土。有統治權。於立國要素。三者俱備。顯然爲有清一代咸同兩朝間之交戰團體。其朝政戰績。種種實錄。均爲有價值之歷史。洵不可無專書以爲之紀載也。然當時官書。限於粉飾阿附之旨。其載筆既多不實。而一二草野紀述。往往傳聞異詞。復不足當稗官之稱。今者清室已遷。去太平之役已六十載。三十年爲一世。並世之人。已將由所見世所聞世而進於傳聞世矣。及今不叙。恐杞宋無徵。終不足以傳信後人焉。天隨先生。當時被困金陵圍城中五六年。得參聞太平朝紀功戰報掌故策畫者。至詳且審。憫世之太平野史。多類齊東人語。爲撰是編。以正其誤。鄙人受而讀之。覺載筆平允。敘事簡賅。而于清

洪楊演義 序

二

軍太平軍雙方。始終無一偏之詞。阿私之見。尤其特筆也。爰不辭爲之序。而
亟懇憲使付印云。中華民國九年春吳縣王鼎大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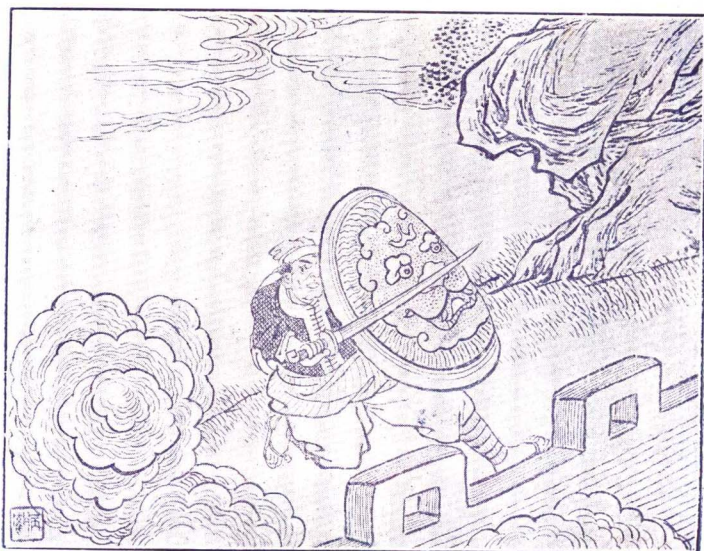
金田教主洪德全



天王洪秀全



東 王 楊 秀 清



南 王 蕭 朝 貴



山 雲 馮 王 西



輝 昌 韋 王 北



翼 王 石 達 開



忠 王 李 秀 成



成 玉 陳 王 英



發 仁 洪 王 法



達 仁 洪 王 達



金 大 陳 鷄 公 鐵



良 玉 張 樑 國 張 榮 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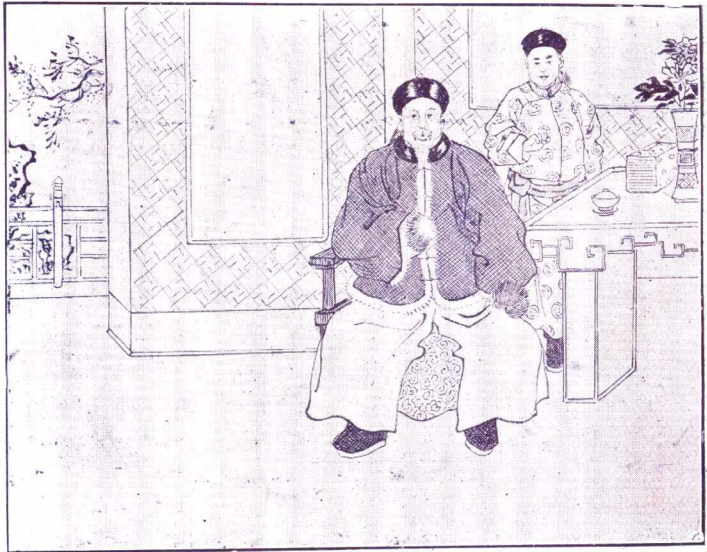
氏 林 人 夫 楨 葆 沈 徐 則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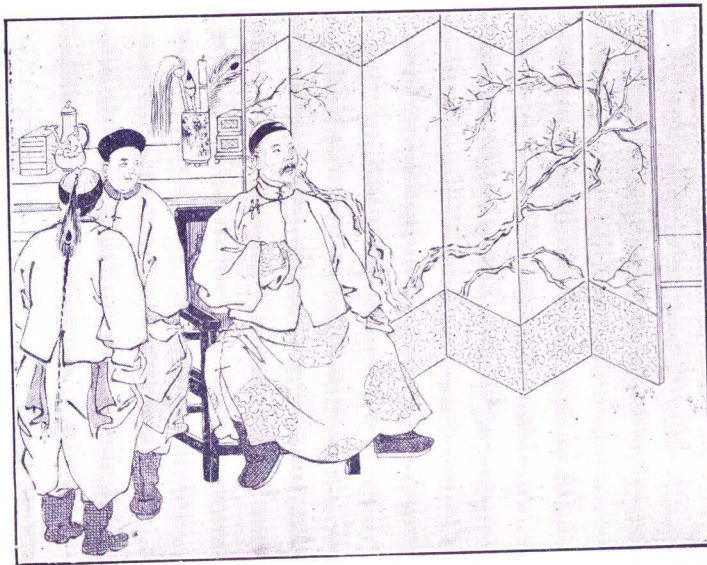
曾 國 藩



曾 國 荃



棠 宗 左



章 鴻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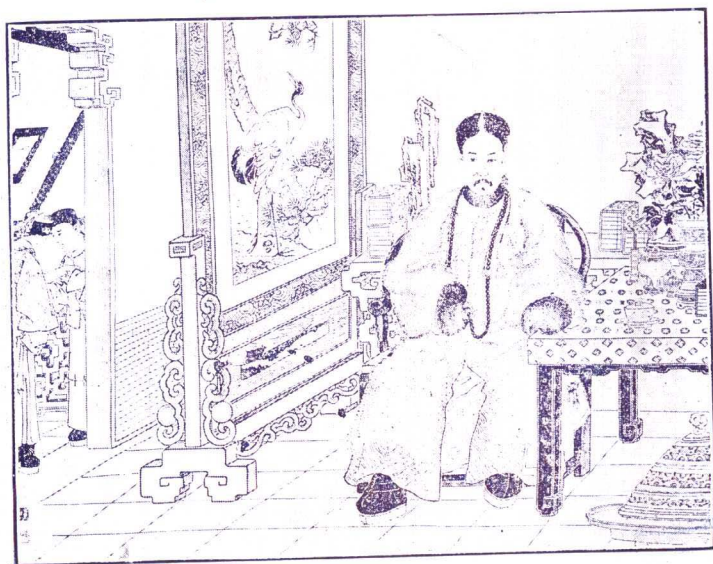
麟 玉 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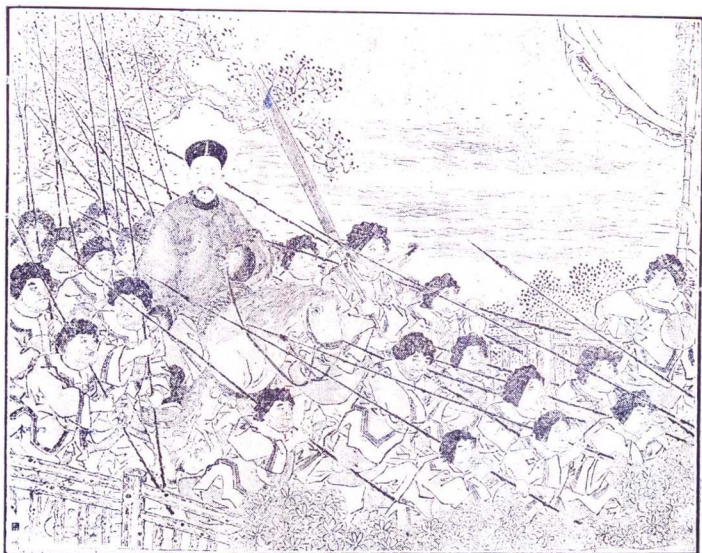
翼 林 胡



駱 秉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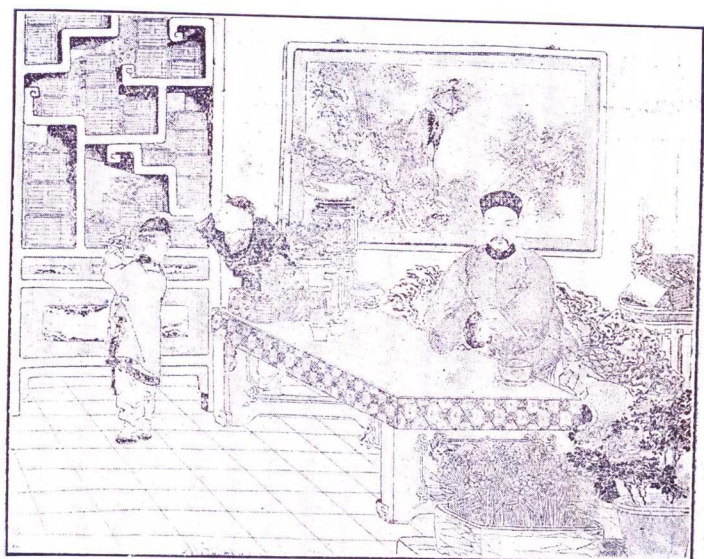
官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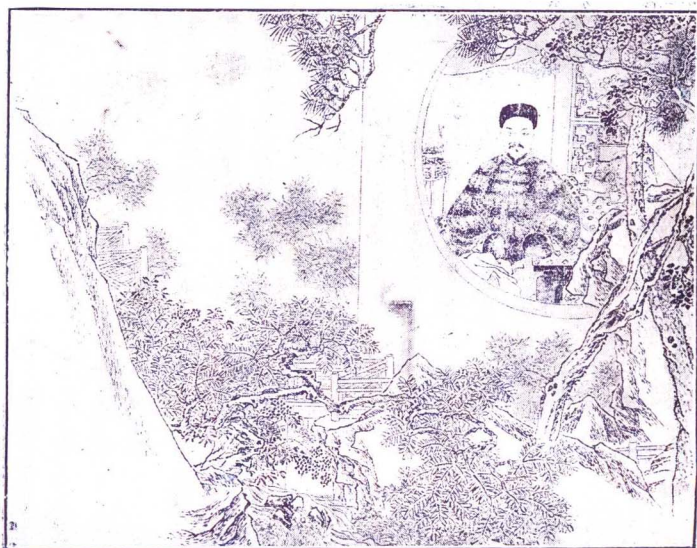
超 鮑



阿 隆 多



楨 葆 沈



南 澤 羅



李 續 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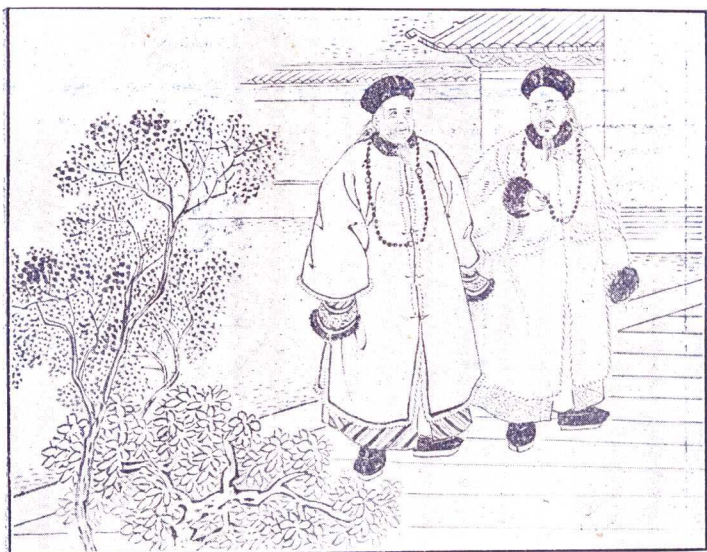
黃 翼 升



布 齊 塔



宜 續 李



福 載 楊 保 勝



原 紹 溫 浩 賈



楊 岳 斌



程 學 啓



李 臣 典



蕭 孚 泗

洪楊演義目次

- 第一回 金田村秀全起事 桂平縣賈公速禍
- 第二回 假慈悲中丞縱賊 劫牢獄邑令盡忠
- 第三回 太平軍傳檄震湖南 向忠武奉旨禦大敵
- 第四回 決河水武昌城陷落 落寶婺江夫人歸天
- 第五回 葉芸來計陷安慶府 陸建瀛失機金陵城
- 第六回 洪秀全南京建天國 向欽差困敵結大營
- 第七回 張國樑巧刺鐵公雞 楊秀清兵困吉巡撫
- 第八回 興王業錢東平獻策 愛子民溫大令顯魂
- 第九回 戰漢陽敗走楊秀清 襲岳州智勝胡林翼

- 第十回 楊秀清擅遣林鳳祥 韋昌輝義誅九千歲
- 第十一回 天國政府內訌解體 歐美列強中立通商
- 第十二回 林威王十日平九郡 太平國一朝喪三將
- 第十三回 張總統計復浦口縣 向大臣兵退丹陽城
- 第十四回 守長江糧台設水路 破廬州英上用火攻
- 第十五回 靖港湘潭小負大勝 武昌漢陽既得旋亡
- 第十六回 塔齊布暑天殞命 羅澤南霧裏受傷
- 第十七回 石達開兵下江西省 周鳳山力扼樟樹鎮
- 第十八回 攻撫州李元度失計 戰景德畢金科陣亡
- 第十九回 丁父憂三詔奪情 復吉安九帥發軔
- 第二十回 胡林翼再收武漢 張玉良力復杭州

- 第二十一回 和大臣驕縱失丹常 李忠王偏師下蘇浙
- 第二十二回 墮九江林啓榮盡節 進三河李續賓輕生
- 第二十三回 曾國藩祁門受圍 左宗棠樂平連捷
- 第二十四回 來外侮英法構兵 幸熱河清君走出
- 第二十五回 迷路途石達開被獲 規安慶程學啓投降
- 第二十六回 多隆阿大勝桐城縣 苗沛霖計誘陳玉成
- 第二十七回 扼要害夜守湖口縣 拔難民偷下南陵城
- 第二十八回 重事權節制四省 奪險要克復諸城
- 第二十九回 破敵壘結寨雨花崗 驅降衆克復寧國府
- 第三十回 滬領事報太平確情 何大將破英法中立
- 第三十一回 圍松江太平窺上海 借洋兵李撫破忠王

第三十二回

趙景賢竭力守孤城

熊得勝計窮降敵國

第三十三回

李世賢敗走衢州

蔣益澧進師東浙

第三十四回

忠侍合兵圍大寨

葆荃力戰守營濠

第三十五回

曾國葆身故雨花臺

李鴻章兵勝四江口

第三十六回

常昭解圍崑新奪獲

齊文反覆華爾忠貞

第三十七回

戰無錫清軍大勝

失江陰小賊獻城

第三十八回

克蘇垣降人齊投首

復無錫敗寇盡成擒

第三十九回

程學啓嘉興殞命

陳坤書常郡被擒

第四十回

左宗棠夜復杭州城

曾國荃解圍石澗埠

第四十一回

服鳩毒洪秀全殉位

拔天京曾國荃成功

第四十二回

幼主就擒太平消滅

功臣受賞清室中興

洪楊演義卷一

第一回

金田村秀全起事

桂平縣賈公速禍

却說我中華古國地廣人衆物饒財豐數千年來治亂相繼聖賢輩出自滿清入統以來雖以少數統治多數因歷傳數主都明白因順利導的道理不甚用苛刻手段虐待漢人所以有知識的人雖把個種族觀念常常隱存在心而一般平民百姓却漸水乳交融與滿人相安無事自嘉慶季年起見海禁一開外人趨至廣州通商廣東官吏不暇對付外交把民事漸置腦後相沿成習民苦愈深遂致逐漸搗亂起來道光初年廣州又水火頻仍巡撫黃恩桐廣州知府余溥淳皆不知顧卹民生百姓怨毒致有罷考之變士子且然梟桀者更不必說了余府罷後繼任的叫做劉溥少年紈袴驕傲非凡呵

殿過市時。見有人民不立起者。卽拿下當街笞責。而總督徐廣縉。又經年不辦一事。任其所爲。又鬧出百姓焚燒府署的事情。徐督雖匿不出奏。而不知死活的南海縣令史朴。又強殺數十無罪良民。以媚劉府。百姓積憤愈深。于是人人思亂。盜賊日多。大盜梁十五、大頭羊、大鯉魚等。四出焚掠。鄉民乃設保良攻匪會。以爲抵制。而掘起金田之洪氏。乃應運而起矣。洪名秀全。廣東花縣人氏。與兄仁發、仁達。皆以耕山自給。粗通文字。體質肥重。初無異人之處。有友廣西馮雲山。才識明練。訓蒙度日。在彼常與秀全論說古今。教他誘惑人心。以待機會。有一天秀全忽得奇病。不動不食了七天。方才甦醒。說也奇怪。從此以後。卽便言語奇誕。但說耶穌神異。上帝命他勸救世人。信賴上帝。免禍得福。雲山又代他張揚。他聽得有洪德元者。初以星卜度日。現在廣西傳上帝教。人稱洪先生。廣西人大半信他。因與雲山徒步往投。以受其術。

後來德元病死。秀全遂領其衆。以爲基礎。有的說秀全本來姓鄭。因洪先生名重。所以俟他死了。卽沉溺其屍。冒其姓氏。以便號召。這也不必論他。再說保良攻匪會成立。雲山便勸秀全前去入會。可以聯絡聲氣。領取槍械。是時清廷命林則徐至廣西平亂。不料林公半路病故。致賊匪散而復聚。徐廣縉非但不肯辦匪。又擅殺義士沈米。監斃梁友竹。怒捉潘鏡泉。妄作威福。人人共憤。相繼亡命西走。然亂黨雖多。不過志在搶劫。惟洪秀全潛蓄大志。借保良會結納英雄。託傳教以煽動人心。徒黨愈聚愈多。英牧師郭士笠。令其到廣西傳教。寓於金田村胡以冕家中。時馮雲山又到廣西。仍教私塾。兼以宗教勸人。有張秀才告其邪言惑衆。官乃捕之入獄。雲山四處行賄。解回花縣原籍。繼又西行。貴縣差役見之。索賄不遂。鄉人又庇馮毆差。差以該鄉謀叛。妄報縣官。縣官卽誘擒洪楊解省。村人惶急。馮乃糾民造反抗兵。清廷得信。

便命周天爵向榮率兵討之。洪命黨人蓄髮易服。不准劫財傷民。軍令嚴整。行兵又有法度。以同拜上帝固黨心。以繼續前明詔遠近。誓師勵衆。專以驅逐滿人爲事。誓文中有奮力協志。比項羽之破斧沉舟。觀變沉機。效光武之中興起義等語。激動天下附和日衆。三數年間。幾傾滿室。惜乎日久懈生。人多弊起。漸漸的驕奢淫佚。與初志反道而馳。以至功敗垂成。卒歸消滅。眞可憐不足惜哉。以上所述。便是洪氏起事的真相。與成敗的始末。欲知詳細。容我再從實說將起來。卻說其時桂平洪德全。是天主教教友。若論天主教總名基督教。創自亞洲西方。盛行歐美兩洲。近百年間。又復自西徂東。傳至亞洲大陸。其宗旨以勸人崇拜獨一無二之上帝爲目的。果能心悅誠服。身體力行。不特可爲孝子忠臣。卽希聖希賢。亦自綽有餘裕。但洪德全等。未必眞心信從。受洗之後。到金田村左近一山。名曰藏山。聚集附近人民講道。附會

其辭說道。人若信從。死後可入天堂。若不信從。定入地獄受苦。願入教者。每人須繳金一兩。百姓信以爲真。紛紛來報名繳費。後來傳揚開了。連遠路的百姓。亦被他哄動。不上半年。冊上竟有一千餘名。秀全得了此信。亦來投拜。德全爲師。方以類聚自然一見如故。水乳交融。德全尤賞識秀全。稱爲大徒弟。一切秘密事情。都和他商議。又有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林鳳祥。鐵玉鋼。陳玉成。李秀成。諸人。都是膂力絕人。精通拳棒。那楊秀清尤善能料事。秀全與這幾個人。結爲生死之交。是年秋間。洪德全一病嗚呼。秀清等擁立秀全爲掌教。詐稱耶穌之弟。天父第二子。臨凡。蕭朝貴係秀全妹婿。詐稱天父之婿。楊秀清爲第三子。馮雲山爲第四子。其餘以齒爲序。皆稱天將下凡。在外煽惑愚民。暗中置辦軍火刀械。希圖大舉。但進教之人。大半貧苦。錢糧常憂不足。惟馮雲山卻是城中富戶。石達開孝廉的夥計。自從入教之後。東家問

起情由。雲山便將教中道理說得天花亂墜。又將秀全爲人如何義氣說了一遍。大抵這幾個人都是惡煞凶星。所以邪言易入。不然石達開家私鉅萬。才華又好。安分守己。儘足自豪。如何肯輕信夥友的言語。當下達開說道。話雖如此。但我看入教的人。多是一些寒賤小民。少上流社會中人。雲山道。起初雖是如此。目下卻大不然。卽如東大街胡以晃先生。是念書的。北街上立興當舖內管賬吳如孝。是體面商人。皆新近寄名入教。若再得東主聚義。正如錦上添花。大爲教中生色。況且將來教會成立之後。不要說那看不見的身後之福。就是生前也有無限的好處。我因東主平日相待甚厚。故此苦口相勸。達開聽了。似信不信的說道。且待我仔細想想。與韋老俊商量商量。再定行止。雲山又說了許多言語。方纔辭出。達開回到書房。自己躊躇了一會。叫書童去請韋大爺。那韋大爺名俊。字昌輝。生得身材雄偉。識見精明。兼之家

私富足。現開着許多當舖油車。其住宅與石家只隔半條街。和達開總角相交。十分親密。這日見石家來請。就起身到達開家。走進書房相見。獻上香茶。昌輝先問道。連日不晤。正切懷思。今日見招。未知有何見教。乞示其詳。達開答道。只因有一件小事。小弟心上有些遲疑。敢求老哥爲我一決。昌輝便問何事。達開卽將馮雲山所講的話。述了一遍。又道據他說教書的胡老冕。立興當中的吳如孝。皆已信從。此刻聚有二千餘人。聲勢不小。臨走時。又與我附耳說了這些話頭。我想若執意拒絕。恐將來身家莫保。若從了呢。又恐鬧出甚麼事來。受其拖累。所以左右爲難。老哥高才。定有兩全之計。還望勿吝教誨。原來這立興當舖。正是韋俊所開。吳如孝早將教中秘密的道理。與韋俊講過。韋俊極其信從。本想糾合達開。只因不便貿然開口。故此尙未提過。今見達開問他。正中其機。卽答道。若論此事。愚兄得知已久。正要與老弟商

酌恰好吾弟問及。依鄙見看來。這洪教主義氣干雲。楊秀清等又皆機謀深遠。勇力過人。一班小弟兄。個個是英雄好漢。他們的秘密宗旨。又極名正言順。一日興旺。一日將來。或者做一番大事業。也未可知。我們何不趁早結識。一則舉事起來。身家可以保全。二則若得成功。必定得着爵位。豈非一舉兩得麼。達開不住點頭。即便打定主意。便與昌輝對酌。又談些進教後的事情。直到月上紗窗。昌輝方纔別去。明日清晨。達開即邀雲山來。告訴他昨日與韋俊商量。現在我們二人都願入教。不知你可能引進麼。雲山聽了。不勝歡喜。說道。洪大哥久慕你們二位大名。只是輕易不便求見。今二位肯來聚義。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不知東主去見呢。還是約他們來。達開沉吟片時。道。須得我們去拜他。方見誠心。雲山道。如此最好。達開進內換了衣服。同雲山出門。先到韋俊屋裏。恰遇韋俊正與吳如孝閒談。彼此見了。說明緣由。

大家歡悅。韋俊也就更衣。同到藏山教堂。只見山坳中一帶房屋。約有十餘間。這日不是禮拜日期。所以大門關着。如孝以晃從旁門進去。洪秀全楊秀清等正在密室議事。看見二人進來。大家招呼入座。如孝道。且慢。我們東家韋石二位。特來拜望大哥。及諸位兄長。現在門外。衆人大喜。卽忙出外迎接。攜手進內。奉坐獻茶。楊秀清開言道。久迎二公仗義疎財。英名貫耳。只是無緣不獲親近。今日幸會。實慰渴懷。昌輝躬身答道。弟等碌碌庸才。昨聞吳馮二君談及。諸兄扶危援弱。義氣如雲。曷勝欽慕。所以今日不揣冒昧。特來晉謁。還求勿棄庸愚。推情收錄。倘許執鞭隨鐙。榮幸多矣。如孝插言道。諸位毋庸客套。此刻叙過。便是患難相扶的一家弟兄了。洪秀全道。吳賢弟話得不差。俺是粗鹵之人。不會客談。我們仗天父洪福。得了許多弟兄。若能成其大事。便享不盡的富貴哩。衆人同聲道。全賴大哥蔭庇。弟等願聽驅策。講話間。

韋石二人看那洪秀全。生得濃眉巨眼。闊鼻高顴。楊秀清卻生得尖嘴鷹鼻。招風耳。身上皆穿元色綢長襖。頭上帽子外面各紮一條紅巾。兩頭掛下數尺。其餘衆人頭巾卻是一色。不過有長有短。從楊秀清以下。逐漸遞減。那些來往服侍之人。不過垂下尺許光景。正要動問。忽見馮雲山從裏面出來。手執兩條紅巾。遞給韋石二人道。這是教徒的記號。洪大哥的垂下五尺。楊二哥的垂下四尺。蕭三哥及我們都垂下三尺。在外不必紮上。以免旁人駭異。聚會之時。必須用的。二人接來紮上。抬頭看那房子上面。雖用瓦蓋。四壁卻是竹編的。並且不滿二十間。便問道。我們聚會的地方。就只此一處麼。秀清道。村中空屋儘有。只因耳目衆多。卻有許多不便處。正談論間。恰值胡以晃走來。這胡以晃。本是個不第的秀才。自幼喜讀兵書。文才也過得去。無奈鄉試幾回。總不中式。現在本村教館度日。洪楊見他廣有謀略。深相結納。教中

一切書籍。皆出以晃手筆。是日假館得早。閒步到藏山堂內。一走進門。就看見韋石二人在座。頭上已紮號巾。因說道。難得二兄不棄。同心聚義。幸何如之。此刻會中人數雖多。但器械錢糧。尙憂不足。得二兄鼎力匡扶。真是大哥的洪福。達開道。既入會中。便同憂樂。嗣後倘置辦器械。儘可到我家來取。衆人同聲稱謝。又說到房子一節。達開道。我看山中的房屋。不但過於狹小。且太覺幽僻。往來周折。以後如常日議事。可到舍間。或韋兄府上。似乎較爲近便。惟禮拜日人多惹疑。只好仍在山裏。諸兄以爲何如。秀全道。如此最好。准來攪擾便了。以晃沉吟道。且慢。我想石兄府上。雖則房屋寬廠。然而奴僕衆多。倘遇機密。重情易致洩漏。我到覓得一個極相宜的地方。就在我家後面小弄內。原係張姓住宅。目下他家到四川做官去了。這房子託我出租。五開間三進。後面靠水。緩急可恃。似乎更爲妥當。衆人同道。妙極。以後我們議

事准到那房子去。只一切刀槍旗幟照常安放山堂密室。派心腹弟兄看守。商量已定。韋石告辭先走。秀清道。正慮費用不敷。恰得二富翁入會。大事濟矣。這都是馮吳二弟之功。二人謙遜了幾句。又談了一會別事。各自陸續散去。從此以後。入教之人益發多了。因為韋石兩家。是村中首富。又充董事。那些平民見他們尙且信從。不知這教有怎樣好處。故此一人傳兩。愈聚愈多。連衙門差役。營伍兵丁。都有。胡以晃又造出許多官名。叫會刻字的。刻了數十方印。私下擁立洪秀全爲天王。楊秀清爲東王。正軍師。蕭朝貴爲南王。馮雲山爲西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胡以晃爲天將。副軍師。林鳳祥。李秀成。吳如孝等。一班有名頭目。或封主將。或封指揮。將頭上短髮留長。自稱天兵降世。聲勢日盛。漸漸明目張胆起來。其時桂平縣令。姓王。蘇州人氏。有名的王糊塗。那些差役。多半是他們一黨。加以連年亢旱。五穀不登。良善。

百。姓。都。是。苦。到。極。處。至。道。光。念。九。年。王。糊。塗。陞。任。去。了。新。任。知。縣。姓。賈。單。名。一。個。浩。字。湖。南。人。一。榜。出。身。到。京。大。挑。得。了。知。縣。引。見。後。分。發。廣。西。委。了。幾。回。差。使。署。了。一。任。苦。缺。知。縣。此。時。奉。上。憲。牌。示。實。授。桂。平。縣。缺。這。賈。公。却。公。正。清。廉。愛。民。嫉。惡。領。憑。接。印。之。後。行。香。放。告。諸。事。已。畢。卽。傳。書。吏。問。話。書。辦。滑。利。進。來。請。安。畢。站。立。一。旁。賈。公。將。地。方。利。弊。細。細。盤。問。滑。利。依。條。回。答。又。問。年。歲。如。何。滑。利。稟。稱。年。歲。早。荒。餓。莩。載。路。賈。公。聽。罷。心。中。惻。然。隨。吩。咐。滑。利。謹。慎。辦。公。不。可。舞。弊。滑。利。唯。唯。退。出。賈。公。心。想。我。蒙。上。憲。委。任。來。宰。桂。平。不。料。此。地。天。降。荒。災。百。姓。顛。連。困。苦。我。爲。民。父。母。必。當。盡。心。籌。畫。以。惠。黎。元。便。請。幕。友。遊。四。方。商。議。要。具。稟。上。臺。請。准。開。倉。賑。濟。奏。免。錢。漕。四。方。極。力。贊。成。隨。卽。稟。詳。撫。台。那。時。廣。西。巡。撫。姓。鄭。字。夢。白。浙。江。人。兩。榜。出。身。由。翰。林。游。陞。通。政。特。旨。簡。放。廣。西。巡。撫。這。位。大。人。雖。任。封。疆。還。不。脫。書。生。本。色。而。且。性。

喜佞佛。終日持珠誦經。這日接了桂平縣的詳文。敘述難民受苦情形。傷心慘目。鄭大人好生不忍。立即行文到縣。准其開倉發賑。一面恭繕奏章。請旨免徵。賈公接着院札。即派心腹家人監視。按名給穀。不敢假手。吏胥恐有刻扣等情。隔了數日。又由省中遞到部文。准免本年錢糧。鄉民感激萬分。惟有洪秀全等這一班人。心中懷着革命念頭。任你官長施恩。但謀屯糧買馬。相機起事。也是合當有事。一日賈公在書房。翻閱前任未結卷宗。見劫案迭出。無一破獲。悶悶不已。正在尋思。忽見門子上來稟道。南鄉德孤村地保報稱。村中劉大戶家。昨晚被盜。劫去金銀。刃傷事主。具有失單呈上。稟請勸驗。賈公見是命盜重情。立刻乘轎下鄉。到了德孤村。賈公喚上地保。略問情由。卽至劉家前後。踏勘一週。又將屍身驗明。當場吩咐皂快。上緊緝拿。勒限務獲。劉老之子。哭求緝兇伸冤。公安慰數語。起身回衙。行至半路。經過藏山脚下。

見有無數男子結隊成羣。絡繹不絕。賈公在轎中留神觀看。見那些男人都
是年輕力壯。似非安分之徒。一路疑疑惑惑。回到署中。卽往書房。與遊四方
商酌案情。並將途間所遇。細說給遊四方聽。並道。據我看來。此輩斷非善良
百姓。或者盜案。卽由於此。亦未可知。四方道。東翁所見。甚是。此地饑饉連年。
民易流爲盜匪。此種秘密社會。妖言惑衆。或者鬧出甚麼大事來。必須查明。
澈底將爲首者。枷責解散。餘黨方爲善策。賈公點頭稱是。門子送茶進來。聽
得賓主講論此事。且欲查辦。便跪下稟道。啓上老爺得知。方纔路上見的許
多人。並非匪類。乃是天主教徒。因爲今日是禮拜。因此同到堂中讚美。賈公
道。天主教堂在城內北街。如何到山中去呢。門子便將洪秀全別創宗教。設
堂藏山。始末情由。細述一遍。不過將私置軍火。圖謀革命的話。隱而不露。賈
公已猜透其意。便問道。你想必也在教中。所以如此明白。門子道。不但小的

一人衙門裏書辦差役。有好幾個在內。目下極其興旺。差不多有三四千人。相信了遊四方。失驚道。此事非同小可。賈公不等他說完。連忙躡足道。這也沒有甚麼要緊。他們不過勸人爲善罷了。又問門子道。教中何人爲首。門子又將洪楊蕭馮韋石諸人姓名住址詳細說明。賈公用筆記好。卽對四方道。我看他們這個宗教。倒也不差。但是與城內天主教不知有無異同。須面問洪楊諸人。方能明晰。四方會意答道。東翁既有此心。何不差門子去請洪先生等來衙。一叙賈公道。明日尙有公事。且待後日再作道理。說罷。門子告退出去。賈公對四方道。方纔恐有洩漏。故躡先生之足。四方道。我也是一時忘情。隨口說出。但此事重大。當如何辦法呢。賈公道。先生有何高見。四方道。劫案倒是小事。我想他們聚衆至三四千人。必懷不軌的念頭。縣城兵力單薄。倘或乘機起事。如何抵禦。爲今之計。莫如將那幾個爲首的人。誑到衙中。軟

禁在監。東翁連夜上省。面稟撫憲。請令定奪。方較妥善。賈公躊躇道。他們黨羽已成。禁在署中。恐有不測。不若調齊兵役。將他們一併帶上省去。給他個措手不及。四方撫掌道。此計大妙。但本署差役。尙恐靠不住。須向城守營商借兵丁數哨。方覺萬無一失。賓主商議已定。適有差役密報金田村窩藏馮雲山。有謀爲不軌情事。賈公主意。愈決。到了後日。卽着門子去請。門子到胡以晃家一問。恰巧都在新屋內議事。便一同去見了。說明來意。秀全大喜道。偷得賈官兒入夥。縣城可不勞而得。有這機會。真天助我成功也。秀清在旁道。且慢。這賈官兒辦事精明。未必就肯輕信。此番來請。莫非不懷好意。總宜斟酌而行。不可造次。蕭朝貴馮雲山同聲道。他到任未幾。如何知得我們底細。當時韋石二兄入夥。亦不過一言兩語。卽刻信從。斷不可失。此際遇。韋昌輝道。二兄之言有理。大凡舉大事者。不可過於胆怯。目下用人之際。豈宜如

此多疑。倘明日果能說得縣官入夥。豈非唾手而得桂平。依我想來。此行決不可少。秀清一時把握不定。便低頭沉思。胡以晃道。我有一兩全之策。明日洪大哥和蕭韋諸兄。儘管進署。我和吳陳徐李等。調齊大眾弟兄。豫備一切。萬一不測。想來知縣的權力。不過監禁而已。我等就刦牢奪城。便了。秀全道。此計甚妙。便吩咐門子先去回復。明日親來謁見。賈公得了回信。隨卽去拜城守營。商借二十名親兵。又挑選十名精壯差役。就叫這三十個兵役。都到後堂諭話。賈公先將大義講了一番。又每人賞了五兩銀子。兵役叩謝道。太爺有何差遣。小的們自當竭力。何庸重賞。賈公祇說。大憲要提天主教中數人。前去問話。我恐他們疑心。不肯前去。叫我如何回復。所以只得用權宜之計。將他們押解上省。其實大憲並無別意。只要問明緣故。就放回來。我要緊銷差。所以辛苦你們兵役們道。這個不難。小人們効力就是了。賈公又囑咐。

今晚不可洩漏。將來平安回來。教主決不見怪。你們衆人唯唯退出。賈公文差心腹人。到城外端整四號大船。另派家丁將門子軟看。在署俟我。省中回來。方可放他出去。一一安排妥貼。方始歸房歇息。正是

設就牢籠擒虎豹。安排鉤餌釣鯨鯢。

要知洪秀全等生死如何。且看下回續說。

第二回 假慈悲中丞縱賊 刦牢獄邑令盡忠

話說縣中安置停當。靜等拿人。到了次日。洪秀全果然帶領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來至縣署。便請花廳相見。洪秀全聽見說請。心中喜道。這官兒果是真心。若照楊兄弟的說話。豈不誤了大事。獨楊秀清不見門子出來。心裏有些疑慮。但已到了這裏。只得同衆進去。走過大堂二堂。直到花廳。見賈公尙未出來。剛要坐下。忽見外面走進數十兵役。手執鐵鍊兵刃。一擁

上前。想要回身。兵役已到面前。將鐵鍊套了各人。秀清定睛一看。其中有五六個是教中弟兄。因說道。爾等是自己弟兄。如何拿捉起我們來。兵役未及答言。早見屏後走出賈公。向衆人道。爾等不必驚慌。既到此刻。不得不老實告訴你們。只因省中撫憲要明白教中道理。前日行札到我這裏。吩咐傳你們去。當面問話。我想對你們說。叫你們去。你們必定不信。我又不能回復上憲。沒奈何。用權宜之法。帶你們同到省裏去見撫憲。問明白了。就放回來。你們又不犯法。難道可以無端定罪嗎。況且鄭大人又是慈悲不過的。你們但請放心。須知賈公這些說話。並不是怕衆人懷恨。因爲押解的兵役。當中有幾個是同教弟兄。恐於途中有變。故將這話穩住他們。到底粗鹵之人。容易哄騙。就有一兵安慰衆人道。列位哥不用焦心。我們並不是變心。只因昨日晚上太爺已將底裏吩咐明白。說不過請哥們上省問話。所以我們敢大胆

的。蕭朝貴怒喝道。放你媽的狗屁。咱們的性命。都送在你們手裏。還來講這屁話。若能無事回來。你們仔細着。內中有一兵道。若能無事回來。最好的了。如何反怪我等呢。楊秀清目視朝貴道。這話不差。我們又不犯法。不過多一番跋涉罷了。有甚麼要緊呢。衆人到了此時。明知這些說話是靠不住。然事到其間。卻也無可如何。只好聽天由命。一路押解出城。到得河邊。賈公監視上船。立即解纜開行。恰遇順風。桂平離省城四五百里。行了三天。已抵桂林。其時已近申正。將要上燈時候了。賈公不敢耽延。即着兵役押解進城。自己坐轎同上撫轅。號房間明來由。進內通報。兵役押着人犯。在頭門外伺候。賈公獨自踱進官廳。寂靜無人。隨便坐下。再說那鄭大人公事已畢。正在翻閱經典。想做夜課。忽見號房進來跪下。呈上手本。稟稱桂平縣賈老爺。在轅門稟見。大人看過手本。手撚長鬚。想道。有何緊急公事。這時候還來稟見呢。我

正要拜佛。又來纏擾。待要不見。又恐是遲緩不得的事。只得吩咐號房。就傳他到簽押房會客。號房來至官廳。說道：大人請賈老爺書房相見。賈公起身。整冠隨着號房。灣灣曲曲。到簽押房門首。家人揭起門帘。趨步進內。打拱道：桂平縣知縣參見大人。復半跪請安。大人起身扶道：貴縣少禮。請坐。賈公告罪坐下。獻茶已畢。大人問道：前日免徵的部文。諒已行到。貴縣此刻來省。有何見教。賈公躬身答道：啓稟大人。只因卑縣金田村藏山地方。有奸民洪秀全、楊秀清等。附會天主教名目。妖言惑衆。遠近不逞之徒。靡然相從。聚衆至二三千人。兼有紳民富戶。入其彀中。廣斂錢財。暗置軍械。行蹤詭秘。必有謀爲不軌之意。卑職訪問的確。設法拿獲。惟彼等黨羽已成。監禁獄慮。生變故。所以點齊兵役。親解憲轅。求大人鈞示遵辦。大人道：依貴縣高見。此案應當如何辦法。賈公答道：據卑職愚見。想來此種匪徒。散佈各處。蓄謀蠢動。已

非。一。日。若。從。輕。發。落。如。縱。虎。歸。山。恐。致。後。患。况。妖。言。惑。衆。律。有。明。條。可。否。請。令。將。爲。首。者。軍。法。從。事。爲。從。的。數。名。充。發。遠。地。餘。黨。悉。赦。不。問。未。識。鈞。意。若。何。大。人。沉。吟。一。會。道。這。起。人。犯。既。經。押。解。到。省。且。待。本。院。審。問。一。過。再。行。定。奪。賈。公。道。既。是。如。此。卑。職。伺。候。大。人。升。堂。說。罷。打。拱。退。出。不。一。時。傳。點。升。堂。麒麟門開處。鄭大人陞坐大堂。中軍官高聲喝道。桂平縣知縣進。賈公搶步上階。行三拱禮參見。站過一旁。戈十哈卽到頭門外。將一起人犯帶至階下。朝上跪倒。衆人口呼冤枉。大人點過姓名。問道。你們爲甚麼妖言惑衆。聚黨斂財。可曉得王法利害麼。衆人齊齊叩頭道。小的們素來安分營生。不敢爲非作歹。賈老爺誤聽謠言。冤枉加罪。求青天大人恩典。超生。大人道。你們既不爲非。因何創教惑衆。衆人道。這是西洋天主教的支派。不過勸人忠孝節義。改惡爲善。所以聽信的人。巴望多一個好。一個大人點首道。那到不差。賈

公在旁見大人并無激究之意。就上前稟道。啓上大人。此等匪徒。奸詭百出。若寬縱了。恐怕貽禍無窮。還求盡法懲治。大人道。他們可有血案麼。賈公道。搶刦打架之案。多至數十起。雖沒血案。只是其黨馮雲山等。有人密告他有糾民造反情事。還請大人詳察。大人道。既無血案。如何就能正法。豈不聞佛經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況乎今日寬恕了他們。即使他們果有壞心。亦應感恩。改革。孟子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貴縣諒能見到賈公道。大人好生之德。卑職亦甚願仰體憲慈。無奈縱虎歸山。設或噬起人來。豈不孤負憲臺除暴安良的恩典呢。還請大人三思。洪楊等聽了這一番言語。便知撫臺是婆子性情的人。愈加叩頭碰地。苦苦哀求。大人心中不忍。但撇不過知縣的面子。只得說道。貴縣既如此說。帶回監禁。察看便了。賈公道。賊人黨羽已成。監禁縣獄。卑職擔當不起。大人不悅道。貴縣如此說法。未免太

執拘了。你是有獄官該說擔當不起的話嗎。賈公見大人煩惱只得遵命打拱退下。大人退堂掩門。自入淨室念佛。不題。戈十哈將犯人帶出。仍舊交原來兵役看守。賈公上轎帶了一行人等出城上船。進艙坐定。兵役便來請示。賈公一時不得主意。因道。爾等好好看管。且等回縣再說。家丁獻上清茶。賈公手執茶杯。左思右想。好不爲難。若說監禁縣署。必有刼牢之禍。若薄責釋放。其反更速。講到我的身家性命呢。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原不足惜。獨是一城百姓。遭其荼毒。玉石不分。豈不可慘。躊躇了一會。竟無善策。嘆了一口氣。只好聽天由命。次日清晨。開船向桂平而回。那日頂頭逆風。纜夫拉繹。船行甚慢。算計非六七日不能到縣。賈公將備細情由寫了一信。打發快腿家丁。從旱路星夜趕回。託遊四方安置一切。四方見了這信。驚出一身冷汗。暗想道。此番舉動。倒成打草驚蛇了。這一起人犯回來。監禁呢。必來打刼。釋放呢。

亦必報復。縣中城守標下。祇有數百老弱殘兵。況又有他們同黨在內。請兵又來不及。又無別法可想。東翁託我安排。叫我如何處置。想了多時。拍案道。遇着這種不中用的上司。此事竟難補救的了。東翁素懷忠義。自必與城俱殉。但是他的家眷。何辜。總要設法離開此地方。妙。我想再隔三天。人犯就要到縣。匪黨暴動如何逃得出去。莫若明日派心腹家人送回原籍。庶可保全。主意定了。就到內堂請見夫人。夫人陳氏。夙嫻閨訓。四德兼全。見僕婦稟稱遊師爺求見。說老爺方在有緊要書信。必須當面陳說。夫人暗想。這遊四方雖係多年賓主。但內眷卻從未會面。今日忽然求見。想來必有機密重情。就叫僕婦請師爺內堂相見。四方進內禮畢。入座。夫人先說道。老爺公出。一切公事。全仗師爺代勞。舉家不勝感激。今日不知有何要言面示。乞道其詳。四方見室中。只有丫環。就輕輕將始末根由。告訴一番。并道。東翁囑轉致夫人。

速卽收拾細軟，帶同令郎令媛，派妥當家人送回原籍。切囑不可遲緩。故此晚生進來面稟。望夫人立刻照行。陳夫人聽了這話，急得冷汗直淋，便道：妾身乃女流之輩，從不曾獨自出門。況且老爺盡忠，我等何忍捨之而去？情願一家同殉。四方道：夫人但知其一，未知其二。東翁身任地方，自然義無可避。但是兒女何辜，況且令郎關繫買門血脈，夫人若拘小節，豈不絕了後嗣麼？事到臨危，只得從權。爲是夫人聽四方以大義責他，方才應允。四方道：夫人今晚預備行李，明日一早動身。晚生告退了。夫人起身道謝，不禁珠淚雙拋。卽回房收拾一切。次日動身，回籍得免此難。按下不表。再說胡以冕等差二名，心腹弟兄到衙門前探聽，自己同吳如孝等在新屋候信。不多一會，只見水氣急敗壞，面目更色，跑進來道：不好了！洪大哥等被縣官拿住，親自押解進城去了。胡吳等吃驚道：怎樣講？心腹人道：我們到了縣前，剛要進去，忽

見許多兵役帶着諸位大哥。從裏面出來。賈官兒在後監押。聽說連夜上省去了。以晃道。這賈官兒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如何審都不審。就解上省去呢。如孝定了一定神道。還是差役押解。還是有營兵同去。心腹人道。兵役都有大約有三四十名光景。以晃道。可有自己弟兄在內。二人道。我們心中慌亂。要緊回來報信。沒有仔細看清。如孝道。就有在內。也不中用。小弟兄們有甚見識。或者變了心。也未可知。但是大哥們這一去。只怕凶多吉少。以晃道。我們又沒有犯甚大案件。難道定我們死罪不成。如孝搖頭道。這也難。以逆料。幸得巡撫鄭老頭兒是個婆子脾氣。或者不致傷命。若照這賈官兒的主意。只怕就難保了。我們須派人上省打聽。倘有機緣可以救得。也未可知。再者。倘或要查究餘黨起來。爾我也好想自全之計。以晃道。此去須得精細能幹之人。小弟兄們恐不濟事。不若派陳李二人去走一遭。陳玉成李秀成齊稱。

願往。原來這李秀成本是讀書人。文才極好，且有機智。初名以文，後來洪秀全定了金陵，賜名秀成。作者始終稱爲秀成，以便醒目。那陳玉成却一字不識，武藝極高，刀槍劍戟，件件皆精。因二眼底，下皆有錢大癩痕，故稱爲四眼狗。初名丕成，後改今名。二人都是太平軍中，有名的人物。當下帶了乾糧盤費，連夜起程。及到得桂林，尋到撫臺衙門，用些銀子，問轅門上的人，方曉得撫憲已經問過，發回原縣去了。二人聽了，不敢耽擱，足不停趾，趕到金田村。備細回復，胡吳等聽了大喜道：「只要發回本縣，就不妨了。」到了桂平，還怕沒有法兒，嗎？但不知幾時可到。秀成道：「他們從水路走，這兩天東南風甚緊，船行不過五六十里。大約再隔三天，方可抵岸。」以晃道：「既然如此，可傳齊年輕弟兄，後日在藏山堂內齊集聽候。」號令衆人答應，便分頭知照。到了那日，胡以晃、吳如孝、馮雲山、李秀成、陳玉成、涂振興、吉志元、林鳳祥、羅大綱、曾天養、

鐵玉剛、譚紹洸、陳轉、孫寅三，并有許多次等頭目，一齊到山堂聚會，翻出花名冊來一點精壯可用者，共有一千八百餘人，無如器械不多，不敷分派。就揀那技藝精熟的分給停當，其餘空手的，以及老弱的，叫他們吶喊助威。吳如孝起立說道：衆弟兄們聽者，今日我們起事，第一要救諸位大哥，至於一切軍規，你們平日都已聽熟，不必再說了。你們須努力上前，不可退縮。楊軍師不在這裏，一切號令調遣，都歸胡軍師掌握，各人小心遵命，如有違令者，軍法從事。衆人齊聲答應，乃請胡以晃正中坐定，以晃開言道：不才今日權代楊軍師發令，衆位弟兄須知軍法森嚴，難狗情面，倘有違犯，莫怪無情。即抽令箭一枝道：涂兄弟聽令，振興上前打拱。以晃道：你帶領一百兄弟，於明晚三更聽砲響爲號，殺人縣衙內宅，拿捉瘟官一家，不得放走一個。振興口稱得令，接了令箭退過一邊，又喚吉志元聽令道：你帶人二百聽了號砲，搶

入縣獄。打開監門。救天王哥哥。及衆位王兄。其餘人犯。替他敲去鐵鑿。招來人夥。救出之後。就保護着回山。便是你的功勞。奪城之事。你不必管。志元得令退下。又命林鳳祥。李秀成。陳玉成三人。率領五百人。殺往城守衙門。這城守是武進士出身。聞得有些本領。你等小心在意。三人唯唯退下。又喚羅大綱。曾天養。鐵玉剛。譚紹洸。各帶一百五十名精壯。見縣衙火起。卽殺散各門守城軍士。佔據城池。不可放一人出去。再命陳轉孫寅三。帶領十名頭目。二百兵丁。多帶硝磺引火之物。但聽號砲響。處四門放火。又分三百人守護藏山金田村兩處。其餘老弱。着令多覓銅鐵響器。敲擊吶喊助威。自己同吳如孝。端整功勞簿。靜候報捷。一一佈置停當。單等明晚舉事。到了明日傍暮。賈公方才到了進城回署。下了轎。且不進內室。先到書房。與四方相見。四方告訴前日接信之後。實在無計可施。恐臨時或有不測。斗胆相勸夫人。帶同令

郎等回湖南去了。賈公稱謝道：我因心緒紛亂，竟想不及此。蒙先生未雨綢繆，保全敝眷，不勝感佩。但這起人犯，却如何發放呢？四方道只得暫禁內監。徐圖良策。賈公因傳諭皂快，將人犯收禁，小心巡邏，毋許疏忽。吩咐畢，進內更了衣服。略歇片時，用了晚膳，親自到監門查點。又去四周巡察一週，見靜悄悄，并無一人。方安心回至上房，細數譙樓已打三鼓，剛要解衣安寢，猛聽得遠遠裏連珠砲響，開窗一望，見四處火光冲天，人聲大震，知道不好，忙着人出外打探。自己邁步前往書房，剛到內堂門口，正與游四方撞個滿懷，未及開言，只見探信的人跑進來道：老爺不好了，強盜殺進衙門來了，快些逃命要緊。四方道：差役們何在？回道：殺的殺了，逃的逃了，有些投降了賊人，也幫着喊殺。說畢，向後飛奔而去。賈公長嘆一聲，自知不免，即到署後花園荷池邊，向北叩頭道：微臣失守地方，死有餘辜，躡身躍下荷池。四方見喊聲

暫近。無路可走。便跟着賈公一路去了。正是

千古艱難惟一死。祇留忠義在人間。

未知城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太平軍傳檄震湖南

向忠武奉旨禦大敵

再說涂振興殺入縣衙。逢人便砍。直搶到宅門裏面。見幾個丫環僕婦。慌做一堆。只不見賈公一家。便派人分頭尋覓。須臾出來回復道。在後面花園荷池中尋見二人屍首。一個是賈官兒。一個不知何人。這些家眷婦人。半個也沒有。振興道。這也奇了。莫非預先走脫。想來去必不遠。定在鄰近人家藏躲。少不得搜城起來。終要尋着的。且將金銀衣服。一切細軟東西。收拾好了。再搬運柴草。端整放火。其時洪秀全等在監中。聽得喊聲大起。楊秀清道。只怕是弟兄們來劫牢了。我等須仔細些。正盼望間。但見火把齊明。一夥人打開

監門直擁進來。吉志元當先喝道：「洪大哥們在那裏？」秀全連忙應道：「我在這裏。」吉兄弟快來相救。志元連忙上前，鑿斷鐵練，敲落鎗鏑，又將別的囚徒解去刑具，授了器械，一同往外殺出。秀全搶入後堂，欲捉賈公報仇。剛到宅門，恰遇振興出來。後面已是火光大起。朝貴忙問道：「涂兄弟，這瘟官可曾拿住？」振興道：「那瘟官已投荷池自盡。家眷一個也不見。想是知風逃避了。現在將他屍身和這房屋一併放火燒個精光，待找着他的妻女，再慢慢報仇。灌恨便了。」秀全等尙欲助衆人奪城。志元道：「胡大哥吩咐小弟救出衆位哥們，卽行保護回山奪城之事，已調度妥當。不必我們幫助。」胡吳二位在那裏盼望。秀全等便同志元先帶一百人回藏山，留涂振興帶二百人接應大衆。那陳轉孫寅三等領兵四處放火。但見城中紅光燭地，黑焰漫天。人聲鼎沸，如江騰海嘯，一般。那些百姓呼男喚女，覓子尋爺，號哭之聲與喊殺之聲相聞。羅

大綱等四人乘勢將各門守城軍士殺散奪了城池早有敗殘兵丁飛報守備衙門。這守備姓鍾名俊。其時已經安睡。猛聽得喊聲震耳。急忙披衣起身。正要出外查問。只見服役的兵丁慌慌張張進來報道。老爺不好了。賊人劫牢造反。知縣衙門已被放火燒燬。并有五六處民房火起。但聞四面喊聲。不知有多少賊黨。請令定奪。鍾俊聽了。吩咐火速備馬。連忙頂盔貫甲。上馬抬鎗帶了本標兵丁。掌號出衙。鍾俊心想縣衙火起多時。就去救也來不及了。城池要緊。不如上城守禦的好。便吩咐往西門上城。出得衙門。行未數步。忽見前面火把齊明。正遇陳玉成李秀成林鳳祥三人。擋住去路。林鳳祥一馬當先。喝道。來的可是鍾守府麼。俺們奉天父命令。保護洪大哥重整江山。今日同心起義。你這桂平縣城已被我們所奪。你若識時務的。快快下馬投降。鍾俊大怒道。你們這班毛賊。劫牢造反。罪惡彌天。到了本府面前。尚敢口出

大言。照像伙罷。縱馬搖鎗。照林鳳祥劈面刺來。鳳祥舉刀急架。鍾俊使開那桿爛銀鎗。寒光閃爍。渾身如萬朵梨花。千團瑞雪。來來往往。戰了十餘合。並無勝負。李秀成催動衆兵。如潮水般湧來。那些兵丁見主將奮勇在前。只得竭力迎敵。正在相持不下。忽聽見西角上喊聲大起。涂振興從背後抄來。將兵丁團團圍住。這些老弱兵丁。本係勉強支持。忽見四下皆是亂民。早已嚇得魂不附體。齊齊棄甲拋戈。口稱願降。只有鍾守備一匹馬。一枝槍。敵住衆人。兀自力戰。涂振興見鍾俊十分了得。拍馬上前助戰。鍾俊戰數多時。本已有些力乏。回顧手下兵丁。都已潰散。不由的心下一慌。手中鎗略慢得一慢。早被陳玉成一戟。刺中肩窩。翻身落馬。手下搶上。割了首級。與振興合兵一處。此時全城皆陷。平日有睚眦之怨者。皆受其害。那些深閨處女。繡閣嬌娘。恐遭污辱。紛紛投繯墮井。直到次日。方始救火安民。洪秀全等在山中。早已

接到捷報。就帶同衆人。將金田村藏山所有器物。一齊搬運進城。山村兩處房屋。一概放火燒燬。看官須知。這便是洪楊的毒計。他如此做法。是絕人安土重歸之念。便可隨着他死力向前了。閒話不題。洪楊領衆到了城門。涂振興、李秀成等接着。並馬入城。揀了一所頂大的民房。算爲府第。進去依次坐下。互相慰勞。便見衆人陸續進來報功。胡以晃一一記了。蕭朝貴問起賈官兒的家眷。可曾搜獲。回稱合城找遍。不見蹤跡。諒必逃出城外去了。就有知道道的。報稱前一日已經送回湖南。衆人都道便宜了他。咱們將來打破湖南。少不得原要尋着的。以晃又將新得降兵。編成隊伍。錢漕器械。攢造清冊。秀全卽派羅大綱、曾天養、鐵玉剛、譚紹洸等四人。修築城垣。置辦灰瓶矢石。以防省中發兵來攻。秀清道。且慢。現在雖然得了桂平。但縣城不過彈丸之地。倘省中派大兵來勦。那時四面圍困。城中糧草又少。如何守得住呢。我想目

下太平已久。省城必無防堵。况那鄭老頭兒。又是不知兵法的人。聞着桂平失守。信息一定驚惶失措。不如棄了此城。乘我兵銳氣方盛。連夜直趨桂林。若能一鼓而下。豈不勝於困守此處嗎。秀全道。軍師之計甚善。立刻傳令着陳玉成、林鳳祥、羅大綱、曾天養、四個驍將。率領一千名精銳。從山僻小路。遙襲桂林。這裏衆人收拾輜重。陸續向省城進發。再說那鄭撫台。自從得了教徒起事。桂平失守的警報。驚得手足無措。自己懊悔不迭。卽請藩臬商議。一面出奏。一面就近派南甯鎮總兵王天祿。帶本部三千人馬前去勦辦。中軍竇了令箭文書去訖。豈知王天祿尙未發兵。洪軍已經殺到省中。一無防備。陳玉成等殺進。如入無人之境。撫藩臬道府縣文武各官。大半殉難。次日清農洪秀全等大隊入城。出榜安民。盤查倉庫。又得了許多錢糧器械。招致了數萬精壯人民。就將撫署作爲天王府。建號曰太平天國。以晃錄了衆人的

功。又與衆人商議道。大凡起義。必須布告天下。聲動大義。方足以召號人心。哥哥以爲然。否。秀全道。何消說得。帷幄之事。某自主之。筆墨之才。兄弟當之。可也。但起事伊始。不宜急說滿漢界限。因二百年習染。相忘國民。己不知有主奴之辨。不如先斥朝廷之無道。與官府之苛民。較易激人。猛省兄弟。以爲何如。以晃道。此言正合某意。便書那檄文道。奉承天道。弔民伐罪。保良軍大元帥洪。謹以大義布告天下。竊以朝上奸臣。甚於盜賊。衙門酷吏。無異豺狼。皆由人君不德。親佞遠賢。以致小人當道。上下交征。生民塗炭。富貴者稔惡不究。貧窮者含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卽以錢漕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之稅。免而復徵。重財失信。加以官吏如虎之張。衙役憑官作勢。羅雀掘鼠。挖肉敲脂。民之財盡矣。強盜四起。嗷鴻走鹿。置若罔聞。外敵交攻。割地賠錢。視爲閒事。民之苦極矣。朝廷恆舞酣歌。紛亂世而作太平之宴。官吏殘

良。害。善。諱。塗。炭。而。陳。人。壽。之。書。雀。符。布。滿。江。湖。荆。棘。偏。於。行。路。火。熱。水。深。而。捐。抽。不。息。天。呼。地。籲。而。充。耳。不。聞。我。等。志。士。仁。人。傷。心。觸。目。用。是。勸。人。爲。善。立。保。良。會。乃。復。指。爲。莠。民。誣。爲。歹。類。欲。逞。殘。民。之。勢。遽。操。同。室。之。戈。我。等。以。同。胞。性。命。所。關。黎。庶。身。家。所。繫。因。之。鼓。勵。團。防。維。持。桑。梓。刻。下。奸。官。敗。去。閭。里。稍。安。不。得。不。再。募。良。民。共。維。大。局。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惶。商。賈。農。工。各。安。生。業。富。貴。助。餉。備。糧。多。少。數。目。親。自。報。明。結。回。債。券。以。憑。日。後。清。償。如。有。勇。力。智。謀。自。宜。協。力。同。心。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順。吾。者。生。逆。吾。者。死。其。餘。虎。狼。差。役。概。行。勦。滅。以。快。人。心。恐。有。流。賊。土。匪。藉。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稟。俾。加。懲。治。倘。有。愚。民。助。桀。爲。虐。及。破。壞。教。堂。滋。擾。商。務。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凜。之。慎。之。檄。到。如。律。令。自。從。這。道。檄。文。一。出。不。數。日。間。遠。近。紛。紛。應。募。共。得。精。壯。六。千。人。秀。全。便。製。定。旗。幟。取。炎。漢。以。火。

德王天下的意義。全用紅色。上書保良軍三個大字。就將軍人編爲隊伍。日日訓練。以候征伐。一面派探子偵查清官行事。日在天王府議事。秀全道。目下進兵。何地爲先。賢弟等可曾斟酌定當。李秀成開言道。據小弟看來。中國衝要大勢。首在長江沿江數省。皆係饒富之區。武昌地據上游。尤爲全局樞紐。爲今之計。宜由湖南出洞庭湖。攻取武昌。漢陽二城。既得之後。留重兵鎮之。以爲上游根本。然後沿江東下。略九江。收安慶。直搗金陵。那時正了大號命將北伐。掃平中原。不出十年。一統之基業成矣。諸位以爲然否。秀清道。賢弟高論。天下大勢如在掌中。我亦同有此心。但是此去路過湖南。聞得那邊民風强悍。兵將不弱。巡撫張亮基。頗通謀略。非鄭老頭兒之比。長沙城又壕峻池深。恐倒有些費力。蕭朝貴接口道。慮他作甚。即使城垣堅固些。只要弟兄們努力。沒有打不破的。衆人點頭稱是。其時鄰近桂林的城地。都已一

律戒嚴。湖南撫臺張亮基亦已接着警報。這位張大人是北直隸人。氏兩榜出身。深諳謀略。廣曉兵機。幕中有位師爺。姓林名森。福建蒲田縣人。是林文忠公的姪孫。雖是文舉出身。却兵書戰略無不通暢。機謀宏遠。料事如神。張公接到桂林失陷消息。便知必來窺伺湖南。卽與林公商議。令飭寶慶、永安、新甯、城步等沿邊府縣。加意防守。再發人往廣西探聽消息。一面調集標下親兵兩營。及守城兵四千名。朝夕訓練。那親兵統帶劉天佑。守城兵統領王珏。分統李輔朝、王開化、張大源、施耀等。得了撫帥號令。每日下校場認真操演人馬。一日接着探子稟報。賊首親統大隊人馬來犯湖南。勢焰甚盛。新甯城步等縣已相繼失陷。目下圍攻永安州。勢甚危急。就立派王珏統率一千五百名綠營兵。從間道救援永安。那曉王珏行到半路。正遇着永安敗兵。報稱州城已于昨晚失守。現在賊兵數十萬。遮天蓋地。向長沙殺來。王珏得報。

想手下人馬少。偷賊人大隊擁來。如何抵當。不如回省。請令定奪。便令退回長沙。張大人聞得永安已陷。卽請林公議道。賊人長驅而來。銳不可當。與之接仗。未必能勝。此地城池堅固。四面有山。不如堅守數日。俟賊志稍懈。再行相機。破敵。林公亦以爲然。卽傳令緊閉各門。兵馬列隊城頭。將灰瓶矢石。金汁噴筒。一齊運至城上。張林二公親自上城。指點守禦之法。又有原任四川提督汪成。鎮篁總兵鄧紹良等。適告假在籍。聽得賊人來犯桑梓。情願上城協力助守。衆人正在向南瞭望。不多一會。只聽得砲聲響亮。山坳中旗號飄揚。洪軍前鋒已到。領隊大將石達開。蕭朝貴。羅大綱三人。你道洪軍爲何來得如此迅速。原來洪楊等議定營規官制。便派達開進取湖南。達開又做了一道檄文。把湖南人心震動。所以勢如破竹。軍前將檄文舉起。上面寫道。前部都督。第二天將復漢將軍石。謹奉大漢千歲洪意。以大義布告天下。蓋聞。

歸仁就義。千古有必順之人心。返本還原。百年無不回之國運。自昔皇漢不
幸。胡虜紛張。本夜郎自大之心。東方入寇。竊天子乃文之號。南面稱尊。陽借
靖亂之名。陰售并吞之計。而乃蠻夷大長。既竊帝號。以自娛。種族相仇。復殺
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飛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匪腥風於遍地。兩王入粵。
三將封藩。屠萬姓於溝壑之中。屈貳臣於宮闕之下。若宋度欽。獻於南浙。故
秦泥不封於西函。嗚呼。明祚從此亡矣。國民宵不哀乎。遞其守成之世。籌其
永保之方。牢籠漢人。榮以官爵。沁侃之輩。雍乾以還。入仕途而銳氣消。頌恩
澤而仇心泯。罹於萬劫。經又百年。然試問張廣泗。何以見誅。柴大紀。何以被
殺。非我族類。視爲仇讎。稍開嫌隙之端。卽召死亡之禍。若夫獄興文字。以嚴
刑。慘殺儒林。法重捐抽。藉虛銜。網羅商賈。關稅營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
民。斯爲甚矣。尙忍言哉。洪公奉漢威靈。憫民水火。睹狼臬之滿地。作牛馬於

他人用是崛起。草茅縱橫。粵桂早臥薪。以嘗膽。爰破釜。以沈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自起義金田。樹威桂郡。山岳爲之動。搖風雲爲之不變。英雄電逝。若晨風之梯。北林士庶。星歸甚滑。流之赴東海。固知雨露無私。不生異類。自令天人合應。共拯同胞。今廣西已定。士氣方揚。軍兵則鈇騎千羣。將校則旌旂五色。特奮長驅。分征不順。中臨而長江可斷。北望而幽雲自捲。凡爾官吏。爰及軍民。受天命者爲奇人。當思歸漢。識時務者爲俊傑。胡可違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卽是軒轅之肖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漢。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天將號令嚴明。賞罰不苟。若或擾亂商場。破壞法紀。輕置鞭笞之典。重貽斧鉞之誅。各自深思。毋貽後悔。如律令。自此檄文布告之後。遠近震驚。赴軍前投順者。不計其數。此刻到長沙城下。達開指揮攻城。搭起浮橋。佈上雲梯。奮力仰攻。清兵鎗砲齊施。矢石交下。將雲梯打

壞無數。洪軍死傷千餘。城垣分毫不動。羅大綱道。如此硬攻。徒傷士卒。便傳令退兵。離城五里下寨。傍晚時候。洪楊後隊到了。秀清卽問攻城如何。朝貴等說了一遍。秀清繙眉道。我早知此城有些費力。且待明日再看機會。天方黎明。洪楊統全隊人馬。逼近城下。排成陣勢。楊秀清胡以晃李秀成三人。并馬登路。旁土山頂上瞭望。但見城內劍戟森嚴。毫無破綻。以晃道。如此堅城。恐非兵力所能破。秀成手指東南角道。這座低山何名。嚮道的答道。此山名爲小陽山。山脚直到東門城根。秀成道。吾計成矣。三人回到營中。秀成卽傳令挑選五千名掘子軍。從山脚掘到城根。埋好地雷。用竹筒通了藥線。又派五百名兵。駐扎山頂。俾城上妖軍勿疑。按洪軍自起事之後。卽稱清兵爲妖兵。不知何所取義。或謂妖字本係奴字。曾左等見而惡之。故代改爲妖字。以迷後人。惟其說之確否。亦難查考。姑誌於此。以待閱者自詳察之。每日四門

攻打清兵亦用心抵禦。互有損傷。不消三日。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只聽得一聲響亮。如天崩地裂。光景濃烟黑霧。與磚石紛飛。旗幟刀鎗。雜手足交下。早將長沙東門城垣轟去五丈有餘。驍將蕭朝貴率領前鋒。直衝倒口而入。守兵忙將金汁灰屏礮礮火藥傾盆倒下。一面搬運泥石。搶築缺口。無奈口門甚闊。一時不能填滿。劉天佑王珏等下城巷戰。洪軍愈進愈多。清兵漸漸不支。也是合當不成。原來所埋地雷。却有兩個藥線。是一根通連的。方纔第一雷轟發之時。那第二雷的藥線。尙未燃到。衆人要緊搶功。忘了還有地雷。此刻發作起來。猛聽得又是一聲厲響。血肉紛激。清兵洪軍俱傷無數。陳轉頭上早已着了一磚。連忙向外退出。清軍趁此機會。趕緊填塞缺口。這一場惡戰。城中折兵千餘。王珏左腿中鎗。鄧紹良身受重傷。洪軍也死傷二千多名。頭目却一個不傷。回至營中。秀全悶悶不悅。顧衆人道。此計不成。這長

沙城看來難得。不如回轉廣西。再謀別路。朝貴道。勝負兵家常事。何足掛懷。據小弟的意思。城中兵將雖勇。究屬人數不多。我兵數十倍於彼。若努力齊心。未必不能攻破。但今日辛苦了。歇息一天。後日再行出隊。到了第三日。黎明秀清調齊大隊。申明號令。先登者賞。退後者誅。着蕭朝貴攻打南門。涂振興。吉志元。副之。馮雲山。攻打東門。羅大綱。曾天養。副之。林鳳祥。攻打西門。譚紹洸。邵雲。官副之。陳玉成。攻打北門。鐵玉剛。孫寅。三副之。每隊帶領五千精兵。又派吳如孝。帶領砲隊。在山頂上排砲施放。洪楊韋石等。在後督陣。一聲號砲。鼓角齊鳴。四隊人馬。直向城上擁來。蕭朝貴。尤爲驍勇。一馬當先。衝到浮橋。跳下馬來。一手執了剛刀。一手拿了藤牌。湧身一躍。早已到了城根。守城諸將。便也分頭迎敵。劉天佑。在南門城樓上。見朝貴如生龍活虎。勇不可當。心想。賊將之中。此人最爲驍勇。若能結果了他。頗可折賊人的銳氣。便將

手鎗裝好子藥。觀朝貴胸前火機。扳動彈子飛來朝貴。正在仰面指揮。忽眼前一股白烟。直奔自己心胸。欲起擒牌。招架已從前胸直穿後背。大叫一聲。仆地而斃。振興志元搶了屍首。約兵退下。東西北三門。正在此攻彼守。拚命相持。忽聽得朝貴陣亡。南門軍兵已退也。垂頭喪氣而退。清兵隊裏折了張大源。施耀左臂也爲砲子打折。秀全收兵回營。見扛回朝貴屍首。大哭道。蕭賢弟未得共享富貴。先已歸天。豈不傷慘。衆皆紛紛淚下。李秀成止淚勸道。死者不能復生。生者不可待死。商議大事要緊。此刻我們根本未定。頓於堅城之下。兵家大忌。清廷若派重兵來此。那時前後受敵。我想咱們本意原不是定要取這湖南。因想順便攻取。可免後顧之憂。今既攻之。不可不如浮洞庭湖入湖北。倘能取了武昌漢陽。則長江大勢已入掌中。即使不得湖南。亦自無關大局。軍師以爲何如。秀清恍然大悟。卽令軍士擄了數百號民船立

刻拔寨退兵。上船向岳州進發。張大人得報諸將皆欲追殺林公道。城中兵力不厚。守雖有餘。戰尙不足。況賊人詭計極多。倘半途計悔之何及。張大人道。公言固是。但賊人此去。必從岳州窺犯湖北。武昌兵將雖有。常中丞不善調遣。萬一疏虞。則沿江諸省。皆岌岌可危。林公道此事。只有奏請朝廷。命將救援湖北。一面分兵助守岳州。只要保得岳州。賊兵豈能飛越。張公隨派王珏李輔朝帶二千人馬。前往岳州助守。又繕奏章。星夜馳驛賚送。摺弁尙未到京。清廷已得了警報。特派提督向榮。爲欽差大臣。內閣學士許乃釗爲參謀。飭令星夜統率大兵。規復失陷地方。追勦竄匪。那向公本是行伍出身。屢建奇功。洵陞提督。真是個文武全才。這日奉了上諭。傳齊麾下將士。提督應占魁、郝彪、總兵陳國瑞、余萬青、江百勝、參將陳志和、張玉良。以及遊擊都司、千百把總等三十餘員。挑選精兵五萬。卽日向桂林進發。兵過南甯鎮。正

遇新放廣西巡撫周天爵合兵一處。天爵新收降將張國樑薦在向公帳下効力。向公見其人材軼衆。武藝超羣。心中十分愛惜。便賞給千總。在帳前聽用。大軍望桂林進發。果然先聲可以奪人。守兵開門納降。兵不血刃。克復省城。善後事宜。自有巡撫辦理。向公統領大軍。跟蹤追勦。探得賊人正攻長沙。便向湖南進發。行至永安州地面。探子報稱長沙業已解圍。賊兵浮洞庭湖東下。岳州甚是危急。向公得報。逕趨岳州。到了城外十里橋。哨馬報稱州城已於昨晚失陷。賊兵得了城。他倒在城外結下營寨。不知何意。原來洪秀全破了岳州。得着許多兵器。這皆是清初從吳三桂處收來。存儲於此的。打探得向榮大兵將到。就與秀清等商議。派胡以晁、吳如孝等分兵十萬。在岳州要道。擋住清兵來路。自己率領大隊直攻武昌去了。故此扎在城外。向大人見賊人攔路。便傳令安營。是夜五更造飯。飽餐畢。向公帶同一班將佐。親自

出營討戰。那邊出營接仗。兩陣對圓。列成陣勢。向公端坐馬上。見對陣敵兵。黃布包身。紅巾裹首。旗幟飄揚。都是一色的紅旗黃緣。六個敵將。雁翅排開。三通鼓罷。向公縱馬陣前。高聲說道。爾等都是大清朝百姓。受食毛踐土之恩。朝廷有何虧負。你們要作反叛賊。馮雲山縱馬厲聲道。咱們奉天王命。令驅逐滿奴。重興漢族。你這大膽妖頭。竟敢與天兵相敵。教你死在目前。向公大怒。回顧左右道。那位將軍去建頭功。左翼下千總柏勝。拍馬冲到垓心。舉起三尖兩刃刀。當頭劈下。雲山起丈八蛇矛架開。鬥到十多合。柏勝被雲山刺中心窩。翻身落馬。正待割取首級。早被清兵搶去。惱了參將張玉良。舞動梅花點鋼鎗。放馬出陣。也不答話。分心就刺。雲山連忙招架。不上三合。玉良把雲山拖過馬來。手下親兵上前綑縛。衆人上前來救。向公把令旗一指。衆將齊出。混戰一場。各自收兵。玉良解上賊將。向公喝令推出梟首。許參謀

道此乃賊人渠魁理宜獻俘朝廷。因令囚於後營。派兵看守。不料是夜後營草堆失火。一時人喊馬嘶。營中鼎沸。向公急忙出帳彈壓。衆將督兵救熄。正在忙亂之際。被馮雲山扭斷鑿鏑。乘機逃逸。比及守兵知覺。已經追之不及。只得齊到中軍帳前請罪。張國樑上前道。賊人囚在後營。見我糧草輜重都在那裏。末將料他明晚必來劫營。須得防備。許參謀道。將軍之言。正合我意。只消如此如此。便可擒住來賊了。向公稱善。就命張國樑依計而行。不表。再說胡以晃等。因雲山被捉。十分惶急。正商量搭救之法。忽報馮王爺回來了。衆人不勝歡喜。出帳迎接。便問如何能脫放還。雲山將草堆失火。趁守兵救火之際。乘機脫身說了一遍。吳如孝連聲道。可惜可惜。我們昨晚若去劫營。必可得手。雲山道。我見清軍的糧草輜重。都堆積後營。守兵又不甚多。明晚待我悄悄前去劫營。放起火來。衆兄弟從前殺入。或可拿住向妖頭。如孝道。

向妖頭善於用兵。晚間必有準備。不可造次。雲山道方纔我見清兵都解甲而睡。祇有幾名巡更的。濟得甚事。明日日間仍舊同他開仗。他們必不疑心的。以晃道馮大哥之計。亦甚有理。只要在後接應。就却不得營。亦不至於敗仗。到了次日。以晃命鐵玉剛叩營討戰。向公著陳邦瑞出迎。殺到二十餘合。鐵玉剛敗回本陣。邦瑞追了一程。也自鳴金收隊。玉剛敗回營中。捱到二更過後。雲山結束停當。和孫寅三帶了三千人馬。喇叭摘鈴。悄悄望清軍營後抄來。離有一里多路。遠遠聽得刁斗之聲。正敲三鼓。瞭望向軍後。營燈火寥寥。人聲寂靜。像毫無準備的樣式。心中大喜。一馬當先。剛剛將近營壕。猛聽得呵呀一聲。馮雲山直跌下去。正是

昨宵已脫金鈎去。今日仍投鐵網來。

不知生死如何。且俟下回再說。

第四回 決河水武昌城陷落 落寶婺江夫人歸天

却說馮雲山一馬衝到後濠。踏着陷坑。直跌下去。那些近身親兵。跑得急了。收不住脚。都隨着紛紛跌下。官軍營裏一聲砲響。火把齊明。沖出無數人馬。帶着撓鉤套索。將坑內兵將一齊捉住。孫寅三見前鋒中計。傳令火速退兵。背後應占奎江百勝。率領大隊追來。寅三率衆飛逃。不上半里多路。但聽樹林中鼓角齊鳴。燈球亮子。如同白日。一彪官軍攔住去路。爲首一員大將。勒馬橫槍。正是張國樑。寅三大怒。驟馬挺槍。衝殺過來。國樑迎住廝殺。國樑槍法精奇。寅三漸漸不敵。賣個破綻。架過長槍。偷空跳出圈子。殺開血路。望北飛逃。國樑因黑夜之間。不去追趕。收了些流落降兵。便掌得勝鼓回營去了。那邊胡以晃等。自馮孫動身之後。卽統領大隊。單等官軍營後火起。便奮力去攻前營。到三更時分。報稱官軍營後火光衝天。喊聲不絕。急忙催兵殺上。

前去救應。到得官軍大寨。但見弔橋不抽。寨門大開。靜蕩蕩無一人。一騎遙望。後面火光喊聲不絕於耳。衆人見此光景。不識虛實。不敢輕進。又不知馮孫二人勝負如何。正在疑慮之間。猛聽得營內連珠砲聲。陳邦瑞從左邊殺來。張玉良從右邊殺來。郝彪從中間殺出。江百勝應占魁。又從後背抄來。四路官軍團團圍住。喊殺連天。衆將拚命殺出。折兵大半。陳邦瑞等追殺一程。收兵回營。繳令向公陞坐中軍大帳。衆將紛紛報功。應占魁帶上馮雲山。向公道。昨晚放你逃命。今又自來送死。留你必爲後患。吩咐推出凌遲處死。梟首示衆。須臾獻上首級。號令轅門。探子報進。以晃等痛哭不已。次日張國樑出馬討戰。以晃因折了雲山。不出接仗。一連三日。任從叫罵。只是不理。向公心疑別生詭計。忽猛然想起。自從接戰以來。洪楊二賊首從未見過。莫非竄往別處去了。參謀許乃釗道。也未可知。只消將降兵一問。便知端的。卽喚過

幾名投誠小兵。細細鞫問。方知洪楊去打武昌。却留胡以冕等在此阻擋大軍。向公縉眉道。武昌兵微將寡。焉能當此悍賊。我兵又被阻住。不能飛越。若繞道去救。又恐曠日持久。鞭長莫及。躊躇一會。只得一面恭摺奏聞。請速簡派重臣。援鄂兜勦。庶可迅奏膚功。一面加派精細探子。飛速打聽湖北軍情。那知就在這幾日中。洪秀全已經得了武昌。如今且說湖北巡撫常中丞。年紀六旬以外。是個懦弱不過的人。這日得了軍報。知道賊兵已在攻打岳州。離省城只有二百餘里。心中慌急。卽請了藩臬兩司。和本省提督。來院會議軍情。那知藩台柏中庸。臬台包道周。自從聽了反信。嚇得三日未曾大解。如何還能畫策呢。三大憲坐着好似泥塑。對着木雕。毫無生氣。只有提台余青雲。本是行伍出身。弓馬嫻熟。更兼年力精壯。却是有胆有勇之人。開口說道。此事除戰守二字之外。并無別策。此刻省兵不足五千。戰則不敷。調遣守或。

尙可勉支。大人司命三軍。請速發號。施令俾便。遵行。常大人搖頭道。兄弟是個文官。戰陣之事。一些不知。總仗老兄鼎力扶持。不勝感激。二司更是垂頭無語。余軍門見此光景。卽起身出轅。歎道。中丞如此懦弱。如何保得省城。我只得自盡職分罷了。回到衙門。傳令標下兵丁。齊集校場。又將撫標親兵一千名。咨調聽遣。自己乘馬到了演武廳。按冊挑選。那五千兵勇之中。精壯可用者。不過三千。其餘都是煙容滿面。曲背灣腰。漫說教他衝鋒打仗。就是擡一柄槍。搵一把刀。怕都力不勝住。青雲心中躊躇道。賊人乘銳席捲而來。若被他逼近城下。形勢盡失。必難把守。我想南門城外。惟洪山最高。賊人若佔住山頂。便可俯瞰城中。虛實不若。先行扼守。作爲犄角。庶乎較有把握。卽令麾下游擊鳳鳴岐。帶領八百名精卒。紮營洪山。多備礮石滾木。預防攻擊。自己領兵上城守陣。南門敵樓安放四尊大砲。將一應灰瓶石子。准備停當。再

派心腹偏將繞道到向公大營。催請援兵。隔不二日。忽報岳州失陷。賊兵得了軍器。長驅來犯武昌。離城不過三四里了。青雲聞報。着人飛報巡撫衙門。請中丞立刻上城督守。自己頂盔貫甲。攜了千里鏡。上南城高處瞭望。隱隱見洞庭湖中。帆檣蔽日。舳艫迷江。無數賊船乘風衝到。那些紅旗黃纛。映着夕陽。覺得異樣鮮明。漸次聞鳴。鳴鼓角之聲。轉瞬之間。船已近岸。原來洪楊親自帶領大兵。直趨武昌。令涂振興吉志元爲前部先鋒。振興知道武昌濱江倚山地勢險固。急切攻打不下。南郭外有座洪山。離城只有半里多路。我兵先據山頂。便可居高臨下。只消用大砲對准了城內施放。就可使他無躲避之處。所以領着一萬前鋒。且不攻城。舍舟登岸。搖旗吶喊。望着洪山殺來。早見山上有人馬扎住。衝要路口。豎起木柵。振興欺其人少。奮勇上山。鳳鳴岐吩咐軍士。將礮石滾木。如雨點般打下。粵將吳三思。剛要回馬。忽一極大。

滾木飛來，躲閃不及，竟被打下山坡。吉志元額上也打得鮮血淋漓，嚇得撥馬狂奔，振興瞥見志元滿面是血，認做着了重傷，急忙上前救援。那邊余青雲見賊兵攻山，忙令軍士開放大砲，在城上相助。涂吉二人情知不能成功，只得退兵。須臾，洪楊大隊來到，扎下營寨。振興等接着將攻山情形訴說一遍。又道：妖兵在兩處安設砲位，成犄角之勢。我兵攻城，山上發砲相應。我兵攻山城上，亦必發砲，須使他首尾不能相應，方可成功。秀清與衆人乘馬出營，到山脚下窺探形勢。見此山雖不甚高，但形勢陡峻，不易站立。卽喚嚮道問道：山下汲水之處，共有幾處？在於何方？嚮道答道：山中向有活泉數處，湧出清流，取之不竭。所以並不恃山下汲道。秀清聽了，一時無計可施，同着衆人慢慢的迤東行了幾里，忽遇大湖阻路，便問此是何名。嚮道的道：這湖名爲梁子湖。周圍有二百餘里，再過東去，尙有斧頭沔陽二湖。方廣略小，都與

護城河通連。所以武昌舟楫之利。向來著名的。衆人看那湖水自西過東。流行迅疾。正值秋漲的時候。離岸不過尺把光景。擡頭遙望。但見白茫茫。波浪翻騰。渺無際畔。近岸幾處村莊。炊煙四起。宿鳥歸林。已是掌燈時候。秀清還要順着湖隄走去。一人道。天色昏黑。離營漸遠。不如明日再看罷。衆人剛要回營。忽聽得喊聲大起。後面有數十騎追來。原來余青雲正在城頭巡視。遠遠望到梁子湖邊。有數騎馬在那裏指手劃腳。料是賊人在彼窺探路徑。便吩咐偏將緊守城池。自己點了五十名親兵。繞道出東門。沿着城根趕來。石達開眼快。說道。不好了。追兵來了。衆人拍馬飛逃。青雲領着親兵。吶喊緊追。看看將次趕上。陳玉成道。諸位大哥先走。待我抵擋一陣。便勒馬回頭。大喝道。那個大胆妖頭。敢來追趕。俺四眼狗在此。快來納命。青雲也不答話。驟騎挺槍。直殺過來。五十名親兵一齊上前。團團圍住。刀砍劍剝。棍擊槍挑。好不

利害。玉成舞動方天畫戟。前遮後擋。左勾右掠。無奈寡不敵衆。不能透出重圍。正在危急的時候。忽見前面金鼓喧闐。火光照耀。却是接應兵到。只因李秀成在營中。見天色已晚。洪楊等尙未回來。恐有疏失。就着林鳳祥帶兵前來接應。恰好遇着秀清等逃回。叫他火速去救玉成。鳳祥當先厲聲道。妖兵休得逞強。俺林鳳祥來也。青雲見救兵已到。料不能擒玉成。自己城池要緊。不敢戀戰。便退入城中去了。鳳祥也不追趕。回顧玉成時。已是渾身血污。到得營中。秀清垂淚道。陳賢弟爲救我們。如此受傷。心中何安。忙將金瘡藥敷上。命醫生小心調治。自此以後。一連數日。此攻彼守。互有損傷。秀清見攻打不下。心中煩悶。這日又接着岳州軍報。知道馮雲山被擒身死。以晃等屢次敗北。已退五十里下寨。不覺長嘆道。咱們自起兵以來。一路勢如破竹。不料這武昌如此難破。若曠日持久。萬一以晃支持不住。向妖長驅而來。首尾夾

攻死無葬身之地矣。秀全吩咐擺酒上來，與衆弟兄解悶。正飲之間，只聽得帳蓬上淅淅瀝瀝，營前人聲嘈雜，忙問何事。稟稱天降大雨，軍士們搬運曬晾雜物，故此忙碌喧嘩。秀清點頭無語。李秀成擎杯問道：「軍師前日探看形勢，聞說東首有三個大湖，未知水勢如何，可與城河通連的麼？」秀清道：「若說這三個大湖，一面通揚子江，一面通護城河，雖見水流迅疾，但離岸總有一尺開外，恐怕無所用計。指揮葉芸來插言道：「目下正當秋汛，倘能連日大雨，湖水必定泛溢，只消將上流出口之處堵住，使湖水無從發洩，一面築起堤壩，望城中灌去，豈不都成魚鱉麼？」秀成點頭道：「此計雖然可行，但不知天意如何，可能盡如人願否？」也是湖北人民，數當遭劫。那兩一連下了三日，好似傾盆到峽一般。梁子湖中登時水高近岸，秀清傳令移營高處，就令葉芸來挑選二萬精壯，趕緊堵塞湖口，一面築起高壩，向城中灌去。又派指揮

林啓容將攻城船隻一切篙槳櫓楫置辦停當。單等水發舉事。再說余青雲苦守了十餘日。見連朝大雨。賊兵不來攻擊。便將城垣毀壞之處。一一修補完固。添置一應守城器械。又慮糧草不敷。請撫憲出示。勸諭城中紳富。傾家助餉。他自從兵興以來。日夜督守。就在敵樓住宿。這日二更時分。只聽得城外巨聲大作。猶如萬馬奔騰。間着喊殺之聲。驚天動地。認做賊人乘夜來攻。就從睡夢中跳起。向着城外一望。只見水勢滔天。直向城頭湧來。雖然城垣攔住。各門緊閉。那水從水門沖進。城中街巷民房。已漲起尺餘。百姓一時大亂。號哭震天。林鳳祥帶着葉芸來。林啓容率領數百號戰船。燈球亮子。如同白日。趁着水勢。奮勇前來攻城。余青雲列隊城頭。齊心迎敵。爭奈官軍不滿三千。更兼連日辛苦。未免困乏。敵兵蓄銳多日。又仗水勢。所以漸漸不支。若論守城之道。攻者自下。仰攻其勢較難。守者從上。俯擊其勢較易。以逸待勞。

故能以少敵衆。此刻水勢洶湧。離開雉堞不過數尺。敵人乘船往來自如。官軍立在城堞。形勢既失。衆寡又大相懸絕。如何能穀支持。只見葉芸來林啓容。手執鋼刀。湧身一躍。早上城頭。連砍數名守兵。衆皆辟易。青雲恰待上前接戰。林鳳祥又乘船殺到。那些敵兵都要爭功。一齊奮勇上城。官軍披靡潰散。青雲見此光景。料不能守。嘆道。我竭力把守。指望救兵到來。可以轉危爲安。如今勢窮力竭。惟有一死以報國恩。正欲自刎。忽然轉一念道。我年富力強。自幼學成武藝。不曾與國家出力。就此湮沒而死。殊覺不值。況且失守此城。非我一人之罪。不如投往向公。大營効力。贖罪上可以報君恩。下可以酬素志。豈非較爲得計。想定主意。便同心腹將校。掉小舟出南門而去。看官須知。忠臣有二等。見危授命之死。靡他者。固忠。留有用之身以圖後効者。亦忠。然却不是一概。推諉得的。若自己毫無才能。不過藉口爲偷生之計。則天下

後世必爲清議所誅。至如余青雲後來在向公麾下建立許多奇功大營潰敗之役依舊殉難可見並非怕死之輩。昔管仲不死子糾之難留其身以相齊桓卒能尊周攘夷一匡九合青雲之功雖不及管仲然留身報國之志却是同的。只可惜所見太小不明夷夏的大義。雖然當時如曾左諸人尙且不辯主奴助滿殺漢又何須去責備他一介武夫呢。閒話慢題那青雲衝出重圍心想鳳鳴岐紮營洪山如今城池已失孤山如何能守。鳴岐亦有用之材不如帶他同往投營將來亦有臂助。須臾已到洪山脚下此處水勢甚低可以步行衆人棄舟登山那鳳鳴岐見山下大水沖來西北角上喊聲大震遙望城中火光冲天知是城池有失正在惶急無計忽見余青雲徒步上山連忙接着問話青雲訴說情由叫他同往投營。鳴岐道岳州有賊軍阻路探報尙且不通你我如何越過不若尋一僻靜所在暫時安身將來相機投効主

將以爲何如青雲然之。就令八百名軍士拔營下山。在洞庭湖山環之內。隱避。直至向公追下江南。二人同出投効。此是後話。再說林鳳祥等殺散守兵。一齊登城。命人將堤壩決開。水勢漸漸退歸湖內。撫藩各官聞得城破。俱各自盡。惟臬臺包道周。雜在難民當中。逃出城外去了。洪楊率領大隊入城。出榜安民。盤查倉庫已畢。着人到岳州傳令。命胡以晃吳如孝等。速來武昌會兵。共商進取之策。以晃等接到號令。立卽拔寨退兵。向公見賊兵驟退。恐有奸計。不敢追襲。少停。探子報稱武昌省城失守。向公嘆道。湖北失陷。長江大勢已去。賊人佔住上游。頗得建瓴之勢。不特九江安慶危若燃眉。卽金陵亦岌岌可殆。便令大軍向湖北追勦。一面奏報軍情。恰值是年乃大比之年。朝廷舉行正科鄉試。京中九卿翰詹。考過大考。都望點放主考。江西正主考。放的是禮部侍郎曾大人。這位曾公。是復清滅洪的主腦。出現之初。須將其家

世履歷細細講來。曾公名國藩。字滌生。湖南長沙府湘鄉縣人。家世務農。不顯於世。祖字星崗。父竹亭。諱麟。書以孝聞。母江太夫人。同邑江沛霖之女。弟兄五人。公居長。次國潢。字澄侯。次國華。字溫甫。次國荃。字沅浦。季國葆。又名貞幹。字季洪。江太夫人孕公之時。足月將產。星崗倦而假寐。夢見巨蟒身長數丈。鱗甲森然。不可逼視。頂生二角。盤旋梁際。遂驚寤。已而公生。此等傳聞。雖屬怪誕。不經然。蟒以蛇虺爲糧。而公以殺同種爲事。根性相同。則公或爲蟒之後身。亦未始不可信也。四歲授以孝經。卽能成誦。延聘邑中宿儒劉申甫爲西席。在家課讀。十五歲出應童子試。旋取份生。嗣後屢試屢躓。困於童場。直至二十三歲。方才入學。次年鄉試。中第二十四名舉人。又隔四年。中式貢士。殿試二甲。點庶吉士。朝考進呈。擬一等第二名。宣宗拔置第一。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國史館纂修。提調等官。文宗顯皇帝嗣位。由翰林侍讀陞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未幾補授禮部左侍郎。累轉吏戶各部。讜直敢言。屢蒙嘉獎。是年特簡江西正考官。請訓之後。照例按跼行走。行次安徽太湖縣。接到家中訃聞。江太夫人於五月二十五日歸天。公念劬勞鞠育之恩。未報萬一。徒以名利羈身。不克親視含殮。伏地慟絕。侍從人等急忙喚醒。卽刻奏報丁憂。星夜匍匐奔喪。離家尙有一千餘里。日夜趲程。水陸行了十餘日。方抵家。進門見孝幃高掛。停柩中堂。公撫棺大哭。淚盡聲乾。憊極伏地不能起家。人扶入書房。公水漿不入口者二日。竹亭封翁訓謂人子哀毀不宜滅性。況我尙在爾那。得如此公懷。遵嚴訓始進饘粥。又與諸弟相見。細詢太夫人病中情形。澄侯等訴說一番。述至臨終遺命。諄囑諸子居家耕讀。事父宜孝。長子出外爲官。事君必忠。等訓。弟兄商議擇定百日開弔出殯。省中文武各員均來弔唁。安葬已畢。閉靈守制。惟日與諸弟講論經史。又有舊時密友郭嵩

燾羅澤南劉長佑王鑫等朝夕往來或討論時事共相歎息時洪軍已下江南長沙戒嚴已久而衡山等處土匪竊發聚衆劫掠擄人勒贖等事日有所聞提督鮑起豹庸懦無能勦辦不力以致匪勢日熾私下勾通洪軍意欲窺伺地方巡撫張亮基派兵進勦無奈賊蹤靡定倏東倏西將領又不十分得力以故迄無成效一日接奉諭旨略謂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情形自必熟悉令其襄辦勦匪事宜必能得力該侍郎公忠素著兼有胆略朕所深知應能不負委任等語張大人奉了聖旨卽刻往謁曾公敦請出山辦事曾公道國藩奉諱歸家豈敢與聞軍務雖蒙聖恩委任然以不祥之身爲三軍司命不特心有不忍尤虞金鼓不靈卽當草疏陳情懇請終制張公正要開言相勸恰值郭嵩燾羅澤南同在座中嵩燾道國家時事方艱需才孔亟公兩朝大臣受恩深厚理當爲國分憂况聖綏從戎古人先有

爲之者公抱負夙宏今日之行正可上報國恩下酬素志卽以私情而論亦可保衛桑梓竊謂移忠作孝莫大於是設或匪蹤逼近鄉里邱墟尊公在堂未免有震驚之慮卽先人墳墓亦居危道公欲盡孝轉恐陷於不孝幸三思之羅澤南道公若遵旨出山弟願竭盡駑駘執鞭隨蹬國荃在旁亦竭力贊成公聽嵩燾一番危論真摯懇切利害分明不覺慨然曰諸公以大義責國藩國藩敢不竭愚以報國但恐才力不及貽誤軍機今幸羅山兄慨允助我一臂之力感且不朽鄙意勤辦土匪之法與勤辦粵匪不同蓋土匪都係本地無業流民志在搶掠財物聚則爲匪散卽爲民但能切實舉行團練協力同心互相保衛應可無患不若招募千人編成二營仿明代戚繼光束伍之法逐日操練成軍徐圖後効諸公以爲何如張大人等均皆稱善當下諸人商議何處設局何地操練如何招募如何籌餉直至夜深始散次日卽於湘

鄉城外設立團練局。豎起招兵大旗。選擇有業農民。性情樸實。身體強壯者。充當練勇。不消數日。額已招足。公派王鑫楊名聲鄒壽璋弟國葆等爲分統。羅澤南爲統領。每日操演陣法。一月之後。坐作進退。皆已如法。打靶走陣。卓然可觀。近處土匪紛紛歛迹。復爲良民。惟有衡山匪徒頭目。綽號金錢豹子。鄧玉昆恃着自己勇力絕人。手下有千餘人馬。在衡州一帶肆行騷擾。公遣人招之。玉昆出言無狀。竟將來人逐回。澤南道久聞金錢豹子十分兇惡。爲該處巨擘。彼既不肯受撫。只好勦滅一法。但兵法須攻其無備。今既使人招過。彼不受命。自必加意防守。還須用計擒之。曾公道公肯爲我一行否。澤南應允。留下三百人保護本地。率領王鑫鄒壽璋統着七百名練勇。向衡州進發。早有賊探報知鄧玉昆。玉昆聽得練勇來勦。便問計於軍師賽鬼谷張明。賽鬼谷道。南望峯乃官軍必由之路。該處山徑崎嶇。樹木叢雜。可以埋伏。可

着頭目熊老虎周大發二人帶八百名弟兄分左右埋伏等官兵走過一半突出截殺使他首尾不能相顧大王親自在前邀擊必可大獲全勝金錢豹子大喜一一依計而行只等官兵中計正是

任令鬼谷機謀巧

難出羅山勝算中

要知澤南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葉芸來計陷安慶府

陸建瀛失機金陵城

却說羅澤南統兵行至一處地名錢家堡離衡山有二十里路便傳令按住人馬王鑫進道兵貴神速兼程而進可以出其不意今中途屯紮轉使那廝得以防備現在時剛下午正可直搗賊巢統領爲何按兵不動澤南道非也我料賊人必有探子已知官軍來勦前去南望峯山徑逼仄樹林叢雜定在那裏伏兵截擊我若前進中其計矣王鑫道然則用何法破之澤南道諸公

勿憂。我自計較。卽令外委鄒國琛帶一百健卒。多帶火箭硫磺。俟至黃昏時候。悄悄爬至山頂。在樹林周圍放火。又派把總褚占春領一百健卒。多運木石等物。將山中左右徑路塞斷。使敵兵不能殺出。二人得令。依計行事去了。卽令軍士埋鍋造飯。飽餐畢。將人馬分爲三隊。王鑫領前鋒。鄒壽璋爲合後。澤南自將中軍。前後策應。只等黃昏時候。樹林火起爲號。奮力進兵。此時熊老虎周四發在南望峯左右埋伏。等候官兵。不見來到。到得二更天氣。忽聽得樹頭呼呼風響。抬頭仰望。霎時間。樹林四周一齊火起。紅光照耀。黑霧迷漫。那些賊兵都在林內藏身。被烟薰得口眼難張。熊周二賊慌令軍士向山前徑路抄出。剛至路口。只見許多木石塞住。不能前進。要想開路出去。又恐有官兵截殺。無奈仍向原路退回。此時一帶林木都已燒着。那些枯葉枯枝。正是引火之物。火逞風威。其勢甚烈。更兼山徑狹隘。祇容得一人一騎。賊

兵恐燒斷出路。各欲爭先逃命。自相踐踏。死傷不計其數。羅澤南等在高阜瞭望。見谷中紅光冲天。催動大軍進發。到了南望峯口。火勢尙未盡熄。更無半騎賊兵阻擋。不消片刻。出了山徑。與鄒國琛褚占春合兵一處。倍道前進。這金錢豹子鄧玉昆。和那賽鬼谷張明。領着賊衆。正指望邀擊官兵。忽見前面火光大起。情知伏兵有失。剛要遣人哨探。早見熊老虎等帶着殘兵。飛奔來到。喘吁吁訴說失事情由。賽鬼谷道。此計不成。諒來官兵已過南望峯。將次殺到。不若就在這裏迎敵一陣。且看勝負如何。再作道理。不多時。王鑫前鋒已到。一馬當先。高喝道。叛逆賊徒。快來納命。玉昆縱馬厲聲道。來將何人。識得金錢豹子否。王鑫道。我乃天兵大將。豈識汝無名草寇。玉昆大怒。舉起鑽鐵棍劈頭蓋下。王鑫起刀招架。震得虎口疼痛。原來金錢豹有千斤膂力。所用鐵棍。重百二十斤。王鑫刀法雖好。力量遠不能及。所以不敵。王鑫架過。

一棍見軍器十分鄭重。知非對手。恐有失閃。便回馬飛逃。玉昆逞強趕來。恰遇澤南壽璋都到。上前接應。兩軍混戰至黎明。方始收兵。官軍離開三里。扎下營寨。王鑫訴說賊首勇猛。不可力敵。澤南道。用兵之道。智計爲先。待恃氣力。乃匹夫之勇耳。何足介意。諸君勿憂。我自有計破之。鄒壽璋道。我軍不滿千人。遠道而來。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主客之道。既失。勞逸之勢。不同。恐生變故。主將設法破賊。總宜以速爲上。澤南道。君言甚是。容我思之。正議論間。忽報有賊討戰。壽璋願出迎敵。領令出營。兩下通名。那賊將却是周四發。戰了三個回合。被壽璋活擒過來。賊兵大敗。官軍掌得勝鼓回營。將四發解上帳來。四發跪地哀求。澤南計上心來。故意怒喝道。逆黨助惡。罪不容誅。令左右推出斬訖。刀斧手上前綑縛。澤南却目視王鑫。王鑫會意。上帳稟道。此人並非賊首。想是受愚脅從。求統領赦其死罪。令彼効力贖罪。諒必盡心。澤南

道。既是將軍說情。姑且免死。賞給哨弁。在帳前聽用。四發得命。叩頭謝過。到了次日。澤南喚過褚占春。鄒國琛。及把總李名標。哨長馬玉彪。上帳授計。吩咐如此如此。四人領計下去。又喚王鑫。鄒壽璋。分別授計。二將亦領計去了。是日兩下都不開兵。到午飯的時候。澤南命取酒來。獨自在中軍帳。痛飲。連舉十餘巨觥。微有醉意。忽呼口渴。就着周四發。取茶。四發將香茶奉上。澤南呷了一口。大怒道。我酒後口乾。要取溫茶解渴。你將沸湯來獻。致我舌尖喉際。均被泡傷。這樣不中用的東西。留你何用。喝令軍士。網翻重打三十大棍。打畢。澤南一手執杯。一手指着罵道。你頭暫寄頸上。俟我今夜三更出兵時。宰汝頭。顧祭纛。便命王鑫帶去管押。王鑫將四發扶至外面。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直流。王鑫安慰道。素來主將性情和順。今日飲酒過度。故此暴怒。四發垂淚道。前蒙將軍大恩。救了性命。但恐晚間難免。王鑫道。酒後之言。未必

記憶。只要躲避開了。不在眼前。便不妨的。略講數語。王鑫自到中軍去了。留下四發在外面。並不派人監視。四發棒瘡疼痛。坐立不安。心裏想道。我在鄧大哥那裏。何等快活。今却無緣無故。受此苦楚。那廝尚在痛飲。晚間必定愈加沉醉。留在此間。畢竟性命難保。趁此無人管着。何不逃遁回去。便忍痛蹶至營外。且喜無人盤詰。一路逃到賊營。守兵認得。放進內營。玉昆見四發回來。喜問如何得釋。四發哭訴情由。將棒傷給衆人看了。衆賊盡皆忿怒。玉昆道。待我捉住那廝時。碎屍萬段。爲賢弟報仇。快往後營將息調治。不用悲傷了。四發謝了。自去養傷。賽鬼谷道。他說三更用兵。必是今晚要來。劫營。我們何不將計就計。只消如此。這般定然殺他片甲不留。玉昆連稱妙計。便令熊老虎、趙金剛、王鐵槍、三個賊目領兵在營盤左右埋伏。只看號火舉起。殺出圍住。金錢豹親自率領賊兵。乘虛去劫官軍營盤。營中只留些少兵丁。瞭望

舉火。天黑以後，衆賊各自分頭幹事。到三更光景，瞭望賊兵隱隱見一隊官軍望本營直冲而來，離開數十步路，却都停住，將柴草堆積放起火來，擊鼓吶喊，聲震山谷。賊兵亦連忙舉火。熊老虎等見了號火，從兩面殺出。見官兵並未進營，早已回身奔逃。賊兵在後緊追，不上一里，猛聽得號砲響處，褚占春從左邊殺出，馬玉彪從右邊殺出，李名標亦回身接戰。三路夾攻，賊兵大敗。趙金剛等率領殘兵飛逃回營，到得營前，擡頭望去，吃一大驚，只見徧插官軍旗號，一枝人馬擺開爲首一將，正是鄒國琛。大喝道：鼠賊往那裏走！快些下馬受縛。王鐵槍等見營盤已失，後有追兵，嚇得魂不附體，也顧不得手下人馬拚命突出重圍。熊老虎早被壽璋一槍刺死。趙王二賊單騎逃生。到一蘆葦叢裏，一聲呼哨，轉出無數官兵，先將撓鈎套索絆倒捉住，却是羅澤南料定賊人敗走，必從此處逃去，故差鄒國琛分兵埋伏，恰好等個正着。再

說金錢豹子帶着三百健兒。喇枚摘鈴繞道來。刦官軍大營。到得壕邊。見寨門大開。只有幾個巡更兵丁。四散奔逃。玉昆心中大喜。提着鐵棍。搶入中軍大帳。遙見帳中紅燭高燒。羅澤南正在凭几飲酒。玉昆大喝一聲。直殺進來。澤南驚覺。連忙向帳後飛奔。玉昆飛步追來。忽兩邊絆馬索齊起。脚步溜急。直跌下去。轉過王鑫。並許多勇兵。上前捉住。那些賊兵。見大王被擒。齊棄甲拋戈。口稱願降。王鑫令押過一邊。聽候發落。須臾衆將陸續回營報功。鄒國琛解上趙金剛。王鐵槍。澤南命同金錢豹一併打入囚籠。鄒壽璋得了賊營。將器械糧草裝載回來。繳令周四發死於亂軍之中。只走了賽鬼谷張明。不知去向。命地方官懸賞緝拿。措置方畢。天已大明。就派王鑫領兵到衡山。將賊匪巢穴燒燬。近處百姓聞賊黨悉平。都送羊酒犒勞。澤南安慰一番。卽令拔寨回兵。曾公早已得着捷報。澤南進見稟陳勦辦情由。公慰勞畢。卽將

賊首押解到省。張大人立請王命就地正法。此時湖南省一律肅清。惟下游軍事糜爛不堪。安慶金陵相繼失陷。且待在下慢慢寫來。洪軍既得武昌。以漢陽近在咫尺。派石達開帶兵進取漢陽。離武昌只有三十餘里。早知省城失守之信。居民文武遷徙一空。石達開兵到。如入無人之境。得了城池。正要遣人報捷。忽有城外鄉民陳大金。綽號鐵公雞。領着手下願來投降。便命隨報捷人同往武昌。秀清見大金武藝了得。就封爲指揮之職。息兵三日。率領大隊賊兵沿江東下。議取安慶。葉芸來進言道。安慶城垣雖小。然臨水倚山。險固可守。若用正兵攻取。勢必又須時日。小弟有一計較。如此這般。可以不勞兵刃。秀清大喜。就將大隊人馬屯紮漢口。撥三萬悍賊。令芸來依計而行。是時安徽撫憲吳大人已經接到探報。逆料賊人必來窺伺安慶。便命標下參將施効忠認真操練人馬。預備守城器具。又恐有奸人混進城中。令各門

守把軍將細心盤詰。但此時賊蹤尙遠。居民照常貿易。一日忽有一隊販書客。商約有百人。帶着數十箱書籍。逕進北門。守兵詰問來蹤。據說要到湖北。趕考。因長毛阻路不能前進。故到此地暫住。兼可消售貨物。守兵檢驗了幾箱。都是些時行書籍。便信以爲真。放進城內。就在北大街常平倉前。賃屋開張書肆。豈知這一班人就是葉芸來所派的。內應四個頭目。名喚陳坤書。汪大發。汪有爲。范金洲。帶了一百名精兵。薙髮改裝。將刀槍火藥藏在箱底夾層。故此搜檢不出。又因安慶是熱鬧省垣。本係交通之地。富商大賈往來不絕。居民毫不礙眼。那些賊人每日輪班各處遊玩。探看路途。又遇見了一位英雄。這位英雄姓程。名學啓。安徽桐城人。性至孝。奉母居於省城。坤書與他相遇。便邀學啓同至鋪中。衆人見學啓英雄有心結納。自此每日往來極其親密。衆人並不露出機關。所以學啓只當真是販書客人。一日撫署接得軍

報賊兵已殺到集賢關。離省城不多路了。吳大人得信。卽命緊閉各門。令施効忠督兵守禦。百姓聞知此信。均各收拾細軟東西。想往城外逃生。但見呼兄喚弟。帶女拖男者。不計其數。城中登時大亂。不料到得城門。看見各門緊閉。無路可出。難民號哭之聲。驚天震地。早驚動一位大善士。這善士乃直隸南皮縣人。姓張。名孝慈。性情恬淡。博雅工詩。因吳大人性耽吟詠。公餘之暇。時常和孝慈詩筒往復。此唱彼和。素稱莫逆。善士適從上海回來。路經安慶。留在署中盤桓。此時軍務緊急。吳大人恐累及良友。便欲相送出城。孝慈道。吉兇之事。朋友共逃。聞難而去。本非君子所爲。但老母在家。恐負倚闥之望。只得暫時相別。但願天相吉人。得以轉危爲安耳。二人執手灑淚。而別。孝慈坐轎行至城關。見無數難民。望着城門啼哭。哀慘之聲。不堪入耳。不覺激動惻隱之心。想道。此等皆是無辜良民。萬一城池失陷。定然玉石不分。此刻賊

蹤尚遠。我何不懇求中丞網開一面。將他們拔出。坑也完。我一番心願。便命轉回撫署。轎夫道。反子將次殺到。若耽閣時候。只怕不及出去。孝慈道。我忘了一件要事。必須回去一行。轎夫只得仍舊擡到署中。吳大人見孝慈回來。驚問何故。孝慈細訴目擊難民情形。求請將城門開放片時。大人道。只恐有奸細混入。奈何。孝慈道。只要派軍校監視。只准出去。不許進來。斷不妨事。的大人尚在沉吟。禁不得孝慈哀求。大人慨然道。吾兄尚且如此。我爲民父母。豈忍坐視不救。卽令開放東南二門。每門派一百親兵監守。弓上絃。刀出鞘。如有混進城者。不論何等樣人。立時拿捉。倘或拒捕。格殺勿論。軍令一下。登時城門大開。百姓得了生路。猶如鳥出樊籠。只恨爹娘少生兩腿。孝慈等難民走盡。隨着出城。計生全者約七八萬人。後來張善士的長子。大魁天下。次子探花及第。皆官至極品。豈非陰德之報。此刻城門復閉。吳大人親自登

城巡閱遠遠望見烽火連天。喊聲漸近。葉某來率領悍兵。離城三里安營。只等晚間內應外合。一舉成功。那施効忠見賊兵已逼。檢點守禦器具。見槍子不敷應用。親到軍械所添取。但見一路上靜悄悄更無人影。家家閉戶。十室九空。經過北大街。忽那書鋪照常開着店門。幾個夥計在內嘻笑喧嘩。毫無驚慌之狀。心中大疑。回來稟明大人。大人吃驚道。這個必是好黨。豈有安分良民。今日尚敢開門之理。便命効忠領兵去捉。不得放走一個。効忠得令。到書店中將賊人一併拿住。點數共二十二人。箱中搜出刀槍二十一件。火藥數包。一齊解至城上。吳大人審問道。你等共有幾人。到此衆人道。原有五十多個夥友。從湖北販書來售。只因兵信緊急。他們都別處逃生去了。我等捨不得丟棄資本。故在此看守。大人道。既是販賣書籍。帶這許多軍火。何用衆人道。因寇盜充斥。道路難行。藉作防身之計。大人道。在本院面前。休得狡展。

喝令左右搜看身畔。有無夾帶。搜畢。稟稱。只有一人。並無夾帶。這二十一人。身邊。都搜出紅綢頭巾一條。還有小旗一方。原來帶小旗的。就是范金洲。毫無夾帶者。却是程學啓。緣程母年邁。不願遠出。所以仍住城中。惟左右隣居。均已遷徙。學啓。慮老母寂寞。搬至書店間壁居住。這日。在店閒談。恰被一同拿獲。大人冷笑道。此刻還有何說。衆人俯首無詞。學啓大聲呼冤。便將始末緣由。細細陳說。並道。小人在本城居住多年。且有七旬老母在家。豈敢失身為匪。求大人詳察。大人尙未深信。幸旗牌中軍當中有好幾個。認得學啓。都跪下稟道。此人確係本城百姓。向來安分。末將等情願擔保。大人點首道。既是如此。可將程學啓釋放。那二十一名奸細。速速斬訖報來。須臾獻上首級。號令城頭。大人又慮尙有別項奸徒。派四個中軍。帶了兵丁四處查拿。爭奈陳坤書。汪大發。汪有爲。三人各帶二十名兵。在東南西三門民間空房藏躲。

一時那裏查得着。范金洲派在北門放火。却因粗心大意。露出破綻。傷了性命。到了黃昏時分。葉芸來傳令。鼓噪吶喊。直前攻城。施効忠慌忙督兵抵禦。賊兵却不近城。只在濠邊鳴金擊鼓。官兵不解其意。驚疑不定。忽見西角上黑煙滾滾。直上雲霄。一霎時間。紅光直冒。大人急忙傳令。此是民間失火。軍心休得慌亂。接連東門南門兩處。火發紫霧迷天。軍將知有內應。都無心守城。四散奔潰。城下賊兵佈滿雲梯。向城上擁來。吳大人見大勢已去。拔出寶劍自刎。不殊。施効忠擁至西門。欲背負大人跳下城去。大人道。我受任封疆。城亡與亡。決不死於城外。汝如愛我。勿令辱於賊手。効忠正欲有言。聽喊聲逼近。大人急忙奮力向城堞石上撞去。頭破而絕。効忠負了屍身。躍下城根。擇一僻靜所在。掘土埋葬。四周做了記認。以便將來改葬。自己落荒逃去。後來在勝欽差麾下。建立戰功。此時滿城皆火。陳汪等斬開北門。接應大隊入。

城。藩臬府縣。或死或逃。秀清知江督陸建瀛。有個寵妾的兄弟。名張彥良。現在安慶當差。偷能捉住。即可挾制建瀛。以南京相讓。故竭力將彥良搜來。軟禁不提。陳坤書又去糾合學啓入夥。學啓不十分願。奈恐老母受驚。被害只得免強。依從。就投在葉芸來部下。芸來見其武藝超羣。十分愛惜。信任。後來程母得病。歸天。曾九帥圍攻安慶。學啓投降。清軍此是後話。當下葉芸來吩咐救熄餘火。派汪大發。汪有爲。赴大營報捷。洪楊大喜。就陞葉芸來爲天將。督守安慶。將大隊分爲水陸二路。順流而東。直向金陵進發。一路裹脅難民。號稱百萬。陸則旌旗蔽野。水則帆影迷江。沿江郡縣。如九江。桐城。舒城。皆如破竹。秀清以九江爲重地。命林啓容領兵鎮守。東西梁山。古稱天險。亦已不勞而得。一路勢如破竹。直逼大勝關。扣關下寨。兩江督憲陸建瀛。自從得了軍報。早將家眷資財。寄存松江鄉下一个親戚家中。然後着標下守備。只望

向榮來救。再說洪軍殺到大勝關。秀全道：「吾有一計，可以助攻金陵也。」便附耳向石達開說稱如此。如此，達開會意，立下一令，盡把僧人驅逐如三天之內，不逃出境外者，當治以死罪。於是僧人紛紛逃走。達開就以本軍一千人，亦扮作僧人逃走。是時僧人無處可逃，皆望金陵而來。清軍原重佛教，那陸建瀛又最好佛的，聽得僧人逃來源源不絕，陸建瀛深恐僧人被害，即令一概接進。因此石達開所扮的軍士已全數藏在城裏。次日天未大明，忽報石達開全軍到了。陸建瀛急令閉門守禦。一時警報四到，東路林彩新攻來，南路石達開攻來，陸建瀛手足無措，急差人到向榮處求救。城裏人心惶亂，那石軍所扮的和尙，又在城裏呼天叫地，搖動人心，忽然烘的響的一聲，西城崩陷數十丈，却是預挖地道埋藥發炸起來。守城清兵一齊逃竄，都望第二重城奔來。林彩新石達開兩路一併奮力齊攻，已攻進第一重城。那金陵城

池堅固第一第二重城相去十餘里石達開下令奮力追趕休叫清兵得完守備第一重城裏沿途各鋪戶皆香花供迎大軍那時署將軍都興阿見人心已失陸建瀛又不濟事只得率旗兵登城守禦誰想林石兩軍已直趨內城把城池圍得水泄不通陸建瀛只在衙裏念佛日望佛榮救兵不至誰想向榮恐帶兵進城其勢愈孤且使洪軍毫無內顧故先把此意復知陸建瀛隨令兵望洪軍大營攻去不料幾番冲突都被李世賢阻當不能得進向榮無法乃仰天嘆道彼智在吾先也只差人報知陸建瀛是時金陵城裏家家驚惶閉門不出已有十餘日那日挨到夜分只見一班和尚披袈裟執度牒在南門城裏作驚惶逃竄之狀都統富明阿用好言勸慰不提防石達開攻城最急之時城內和尚忽然拔出短槍出其不意殺散守城兵士放開城門引石軍進來富明阿大驚領敗殘兵士策馬而逃石達開急令躡後追之若

被他再進第三重城。則更費時日矣。軍士一聲得令奮勇來追。富明阿奔近第三重城時。閉門不及。竟被石軍乘勢猛撲進去。陸建瀛急棄城而遁。衆官吏逃走一空。洪軍遂進了京陵。正是。

今朝先定偏安局。異日再圖一統基。

欲知洪軍進城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洪秀全南京建天國 向欽差困敵結大營

話說石達開乘清都統富明阿退時。隨後攻進金陵城。城裏關閉不及。洪軍已大隊擁進。都統富明阿倉皇奔到督衙。只見陸建瀛還跪在大堂對佛像焚香念佛。富明阿大怒道。作城裏奸細的。乃和尚也。大人還欲求助於佛耶。陸建瀛聽罷。吃了一驚。急問道。軍情現在怎地。富明阿道。金陵已爲敵有矣。罪在執政。或降或死。惟公自擇。說罷欲走。陸建瀛卽牽衣問道。今尙可逃乎。

子必救我。正說話間，忽聞軍聲漸近。陸建瀛心慌，卽帶了愛妾張氏，隨富明阿逃出衙門。正遇張彥良逃回，乃與同走。只見無數居民紛紛逃走，有認得陸建瀛的，就指着罵道：「斷送兩江土地者卽此人也。」富明阿道：「公聞之否？」陸建瀛滿面羞慚，隨答道：「某亦知死難者人臣之分也。子能責吾，何不自責？乃相逼何甚耶？」富明阿道：「軍權在誰？卽誰爲罪首？今江南已失，大勢已去，盡矣。」說罷，慟哭不已。陸建瀛不能答，只雜在亂軍中，望北門而逃。不多時，陸建瀛奔入向營，向榮掩面大哭道：「誠不意在此處與相公相見也。」陸建瀛聽了，仍委於軍士守城，不力。向榮道：「三軍之令繫於元帥，向某雖遭屢敗，實不敢委罪於軍士也。獨惜金陵城池堅固，守不及兩旬，遂至於此。吾輩復有何面目見人哉？」陸建瀛自知不能委卸，惟有俯首而哭。少時，將軍都興阿、都統富明阿、提督余萬清、藩司李本仁先後奔至，各訴兵敗之事。向榮道：「目下料不能

恢復城池不如暫退丹陽駐屯。一面飛奏朝廷。請飭湖南河南一齊進戰。使彼首尾不能相顧。則河東或可恢復耳。但金陵城池堅固。實爲十八省之冠。竟使洪軍唾手而得。某罪大矣。就立刻奏報清廷。傳令退入丹陽而去。且說洪軍自進了金陵城後。計獲洋槍二萬餘桿。白銀六十萬。糧食無數。降投軍士三萬有餘。威聲大震。附近州縣皆來悅服。時天國太平三年。卽清咸豐三年。洪天王卽傳檄四處。告以光復大義。並安民心。一面加封官爵。令東王楊秀清翼王石達開假節鉞。得專征伐。又徵集賢良。凡不爲滿清所用。有一才一藝者。皆聘爲從事。以鑒於蕭王妃下鎮江之事。知才女不可輕棄。遂設立女官。以洪宣嬌蕭三娘爲指揮使。更定制度。因江南連年苦於征役。傳旨發帑賑濟。人民並減免兩年糧稅。國內大悅。各事甫定。忽接武昌駐守守官奏報。知地官丞相胡以晃病故。天王哭道。胡丞相與朕奔馳於患難之中。今中

道先殂。豈不哀哉。卽傳旨賜恤甚厚。遷李世成爲地官丞相。陳玉成李世賢皆爲副丞相。餘外升秩有差。於是修故明宮殿爲王宮。首謁明太祖寢陵而祭之。曰。不肖子孫洪秀全。率領皇漢天國百官。謹祭於吾皇之靈。曰。昔以漢族不幸。皇綱覆墜。亂臣賊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國。遂使大地陸沉。中原板蕩。朝堂之地。行省之間。非復吾有。異族因得以盤距靈秀之冑。雜以猩獍種族。淪亡二百年矣。秀全自維涼薄。不及早除異類。慰我先靈。今藉吾皇在天之靈。默爲呵護。羣臣用命。百姓歸心。東南各省。次第收復。謹依吾皇遺烈。定鼎金陵。秀全不肖。何敢居功。以體吾皇之心。與天下附託之重。東南既定。指日北征。驅除異族。還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靈。下解百姓倒懸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祭罷。再布中外。宣明復國之故。時外人有旅居上海者。見洪秀全政治。井井甚爲嘆服。有美國人到南京謁見洪秀全。亦見其政治。

與西國暗合。乃嘆道。此自有中國以來第一人也。遂請秀全遣使入美國。共通和好。秀全道。此事甚合朕意。如貴國官民到此。吾當優禮相待。惟吾國旅居貴國者。務請貴國一視同仁。可也。美人聽得。此請爲之大驚。急唯唯應命。秀全便遣其弟洪仁玕爲出使美國大臣。把國書呈遞美總統。那國書內云。大漢天國天王洪秀全敬問大美國民主安好。敝國亡於滿人二百年矣。今我國民奮興謀復宗社。幸得人民響應。東南各省次第戡定。建立太平天國。特派朕弟仁玕出使貴國。此後貴國與敝國永敦和好。共保僑民。互相興商。造世界和平之福。朕有厚望焉。下書天國太平三年。並蓋御印。美民主見了。洪秀全的舉動。深合文明政體。不勝驚喜。亦遣使來報聘。自此兩國共通和好。月後宮殿落成。行升御禮。天王勤求政治。每天分辰午兩次。君臣共議大事。議事時。諸臣皆有坐位。掃去一人獨尊的習氣。其有請見論事者。一體官

民皆免拜跪。內中左殿名求賢殿。右殿名勤政殿。右殿有聯題云：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左殿有聯云：撥妖霧而見青天，重整大明新氣象；掃蠻氛以光祖國，挽回漢室舊江山。規模既定，卽商議各路進兵。卽日大集羣臣會議，忽見探子飛報進府道：啓上王爺不好了，向妖頭帶領大兵，連破了金柱大勝二關，已將近雨花崗了。請令定奪。秀清便商議迎敵，立派林鳳祥率領陳轉孫寅三，赴雨花臺石壘助守。原來向公在岳州拔寨進兵，丹陽駐了幾日，或勸先復武漢，向公道非也。賊既踞守，一時斷難速拔。我今在此圍攻，相持不下，又蹈岳州覆轍。洪逆順流而下，東南數省無完土矣。不若直搗金陵，攻其所必救，使城中之賊不暇竄擾別處，則楚皖雖難兼顧。蘇浙有所屏蔽，或可保全。許乃釗道：公言是也。卽傳令進發。到得東西梁山，天國已憑險築壘。那守壘的兵，萬不料官軍若是之速，一時措手不

及棄壘而奔。大軍直逼雨花臺下。離壘三里下寨。向公帶了張國樑張玉良二將乘馬出營。探看地勢。見那花雨崗有二十里。遼闊賊壘約有十餘座。星羅棋布。堅固非常。隱隱到石頭城上。旗旛招展。甲仗鮮明。向公用鞭梢遙指道。金陵乃自古建都之所。你看城垣之高。池濠之深。較之他處。省城何啻倍蓰。且城外許多要隘。如金柱大勝燕子磯印子山等。皆形勝可守。何以賊兵來犯。就失陷了。殊堪歎詫。今賊人各處增築高壘。我兵來攻。轉覺棘手。了國樑道。陸制軍真無用之材。守着如堅此城。竟耐不到半年三月。向公道。話雖如此。然此等大事。似有天意。主持不過我輩。臣子不可以此推諉。總須竭忠報國耳。一帥兩將。談談講講。又到高處望了一週。並轡回營。向公下馬陞帳。便令再退三里安營。玉良道。兵貴作氣。今不戰而退。深恐土氣沮喪。不知元帥何意。向公笑道。兵法豈不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方纔觀察賊壘。既

密且堅。未必猝能攻拔。既不能速克賊壘。總須開數場大仗。凡野戰之道。必須地段遼闊。得了遠勢。方可相機出奇。今我兵倍道而來。我勞彼逸。賊人裹脅各路精壯。我寡彼衆。苟非運奇用計。豈能相敵乎。我所以退後三里者。爲取遠勢故也。玉良及諸將無不拜服。許乃釗道。大軍一動。恐賊乘勢追躡。必須埋伏停當。然後拔營。向公道。我料賊人未必來追。然亦不可不防。便命郝彪陳邦瑞選五千精兵斷後。以防追兵。大軍緩緩而退。林鳳祥等見官軍不來攻壘。忽捲旗退兵。不解其故。陳、轉、孫、寅三欲要追襲鳳祥道。向妖頭詭計極多。無故而退。必有奸謀。若去追之。正中其計。孫寅三道。妖兵遠來疲乏。正可痛殺一陣。使彼知我利害。不敢正眼相覷。天侯緣何這等怯敵。鳳祥道。非我怯敵。只因臨行時。受東王訓戒。謂若遇向妖。不可輕敵。今若半途中計。雖悔嫌遲了。陳、孫、堅執要去。鳳祥道。既爾等堅執要去。可分兵爲前後二隊。設

遇埋伏。亦可互相接應。二人答應。各帶一萬精兵。孫寅三在前。陳轉在後。搖旗吶喊。飛速追來。郝彪陳邦瑞見追兵將近。忙把隊伍排開。整備廝殺。寅三當先厲聲道。妖兵往那裏走。俺孫寅三來也。郝彪縱馬向前道。逆賊休得逞強。認得郝總兵麼。寅三挺槍驟馬。直取郝彪。郝彪舞動雙鞭。架住兩邊陣上。鼓聲如雷。但見鞭起處。如雙龍捲水。一道金光。槍起處。似萬點梅花。臨風飛舞。二人抖擻精神。愈戰愈奮。鬥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後面喊聲大震。陳轉後隊已到。見二人相持不下。一馬衝到垓心。前來助戰。陳邦瑞連忙接住。四將分作兩對兒廝殺。八對馬蹄亂轉。四般兵器交加。直殺得塵沙滾滾。日色無光。忽聽得官軍陣上。一片鑼聲。却是號令收隊。郝陳二將趁空跳出圈子。撥馬望本陣而回。二將不捨。隨着緊緊逼上。官軍且戰且走。行得不多路程。忽然一聲號砲。應占魁從左邊殺來。張玉良從右邊殺來。太平軍戰了半天。

已、然、有、些、困、乏。怎、禁、得、兩、枝、生、力、軍、橫、衝、直、撞、而、來。郝、彪、陳、邦、瑞、亦、回、兵、截、殺。二、將、只、得、拚、命、抵、敵。左、衝、右、突。要、尋、出、路。那、張、玉、良、一、匹、馬、一、枝、槍。十、分、利、害。休、想、殺、得、出、去。回、顧、手、下。剩、得、數、百、殘、兵。寅、三、腿、際、中、槍。陳、轉、肩、頭、中、箭。正、在、性、命、呼、吸、的、時、候。忽、斜、刺、裏、一、彪、兵、殺、到。爲、首、一、員、大、將。大、呼、奮、勇。殺、入、重、圍。陳、孫、定、睛、一、看。却、是、林、鳳、祥。心、中、大、喜。跟、着、鳳、祥、馬、尾。突、出、重、圍。玉、良、見、天、色、昏、黑。自、己、營、盤、尙、未、安、定。不、去、追、趕。收、隊、掌、得、勝、鼓、而、回。原、來、向、公、見、不、能、殺、退、追、兵。便、令、張、應、二、將、從、兩、翼、包、抄。一、面、鳴、金、誘、敵。果、然、敵、人、中、計。這、一、場、大、戰。斬、馘、八、千、級。奪、獲、器、械、無、算。錄、功、已、畢。卽、相、度、地、勢。濱、江、安、下、大、營。那、陳、孫、二、將、虧、得、林、鳳、祥、救、應。逃、竄、而、回。羞、慚、滿、面。鳳、祥、責、備、道。我、原、教、你、休、追。你、等、不、聽、良、言。致、敗、得、如、此、狼、狽。折、我、天、兵、銳、氣。本、應、斬、首、示、衆。姑、念、有、勞、在、先。暫、且、寬、恕。下、次、如、再、不、遵、號、令。定、按、軍、法。二、人、唯、唯。

謝罪而退。鳳祥將敗兵精由。作了申文。稟報東王府中。秀濤奏明天王。續派陳玉成。陳大金帶兵到雨花崗。鳳祥接入。是晚設筵款待。席間問起打仗情形。鳳祥等細細陳說。玉成道。久聞向妖用兵如神。手下將官如張嘉祥。張玉良。輩皆屬未可輕視。我來時。東王再三誥誡。囑各壘小心謹守。不得妄動。退縮。倘有失事。立斬不赦。云云。尙幸官兵不滿五萬。力量不足。現在鎮江蕪湖等處。均爲我有。待到各處打動。向營必分兵去救。那時兵分力薄。然後可圖。此時總以堅守爲上。陳大金道。堅守不出。是示人以弱。況我卽不出。難保彼兵不來攻壘。我自與妖兵相遇。大小十餘戰。從未逢着敵手。難道向妖手下將官如此利害。我有些不服。總要和他見個高下。玉成道。我的主意。並非到底堅守不出。不過我總不去撩他。他若來時。豈肯甘心相讓。自然與他打仗。你係先鋒之職。理應當先破敵。何消說得。只要小心在意就是了。鳳祥道。這

張嘉祥未變妖的時節。那博白縣關帝廟前。有一對石獅子。約重三百餘觔。沒有人能穀舉起。張嘉祥雙手擎起。走了一週。安放原處。面不更色。觀者如堵。無不咋舌。東王聞知其勇。意欲重用。不知被何人所讒。忽然中止。故此在南甯鎮變了妖兵。改名國樑。後來與我兵接戰。不知被他傷了多少人馬。西王馮雲山亦爲他所擒。真是一個勁敵。鐵公雞道。咱偏要尋他交手。待拿住這禽娘。賊碎屍萬段。以爲變妖者戒。衆人談論一回。各自歸寢。次日清晨。忽報官兵來下戰書。衆人喚人看了。就在書尾批允。下書人回營。繳令向公傳令各營。五更造飯。黎明出隊。衆官兵磨拳擦掌。都想殺賊立功。到了這日。東方未白。飽餐已畢。排齊隊伍。掌號出營。向公欲親自督陣。吩咐備馬。向公騎的那匹馬。本是千里龍駒。只因喂料之時。誤吞水蛭。故此腹中漲痛。馬夫不知其病。牽來上好鞍轡。向公踏上葵花蹬。剛要跨上馬背。忽那龍駒驚躍起。

來。正是。

人。生。禍。福。由。天。定。

鵲。噪。鴉。鳴。是。偶。然。

要。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